寄園寄所寄

寄園寄所寄卷六

新安趙吉士恒夫輯

受業 李欽式竹民 閻若璩百詩 仝

臣 景御 孫 繼抗 校訂

焚塵寄

座箴

勝國遺聞

利名

叢考

聯語 附對聯

閩中要人

識眉

荀匡生人日終日清談而于事一無所濟博奕不失三區廬尙擁不如付之一炬大快也若夫一言之書終身改行追談近事默奏與想修日科名使子弟益知勤學勞逸壽考側後十歲念養身曆對果也則助其裝作賦之用中惆亦及足斷髮皆男子之類要皆有益之言不當因清談概棄之也寄

焚廬

焚燬卷

座箴

諄諄終日而瀆然無與身心雖正襟莊色亦儀儀與爐灰等談言微中可以銘座可以銘心可以資學必首錄之以當書紳

遇美色於寮宿逢千金於曠野臨大敵於猝然謂他人於斯幾好一現試命何〔菜根譚〕

人能捐百萬錢嫁女而不肯捐十萬錢教子寧肯一生之力求利而不肯輟半生之功讀書寧捐財貨以媚權貴不肯捨些微以濟貧乏總未反而思耳〔重右賢〕

一手誨淫一手爲淫賊故前淫死而後淫生一面懲奸

一面類奸媸。故此奸伏而彼如犯。唐寄閒處談

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衆則牖閉。面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焦。腦減則髮素。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極則明消。此可作衛生經。說儲

少飲酒。多飯粥。多茹菜。少食肉。少開口。多閉目。多梳頭。少洗浴。少群居。多獨宿。多收書。少積玉。少取名。多忍辱。多行善。少干祿。便宜勿再往。好事不如無。康樓自書

招師教子弟。止望其成人、而見富貴者席寵姬、拜首備則其易。除厚幣。延名師則其難、嫺房川資。必提局繳齎院缺典、寶之不問、宜乎賢師去而庸師來、嚴師固樂為

之謀。一年復挪一年。只好把開導之念，一日暗饒一日。耳刻錄

近俗尚信二教，此尤愚婦。每月齋素求福，甚有無為之教。其說更不足污衊。尤甚入者心誠事，敬敬神明，崇尊神以師心也。若有不修人德，而徒專口腹，以祈福所謂求生龍鳳之徵，豈有準哉。靜菴集

士大夫家。少年子弟，不宜使其出遊。未得其偕承。先習其簡傲。錄曲子

莫離膝下，不可使與外事。幾離能，不可使與內事。仝上

子教錢財減，一曰孤不打。老不打。幼不打。病不打。衣食不繼不打。人打我不打。二曰八莫輕打。宗室莫輕打。曾

莫輕打。佐貳莫輕打。上司差人莫輕打。婦人莫輕打。童生莫輕打。舉族名門子弟莫輕打。援例等項生員莫輕打。二曰五勿就打。人急勿就打。人怒勿就打。人醉勿就打。人遠行遠路勿就打。人跑來喘息未定勿就打。四曰五且緩打。我怒且緩打。我醉且緩打。我病且緩打。我見不真且緩打。我不能處分且緩打。五曰三莫又打。已抄莫又打。已決莫又打。要枷莫又打。六曰三憐不打。盛寒炎暑憐不打。佳節令辰憐不打。人方傷心憐不打。七曰三應打不打。尊長應打傷與卑幼訟不打。何妨應打爲內衙門人訟不打。工役舖行賺打。爲參私衙後買辦自明物不打。八曰三禁打。禁亂杖打。禁從下打。禁作威[illegible]

刑打。九曰五禁。甚於打。小事用夾棍。甚於打。夜間用刑。甚於打。決杖不如法。甚於打。濫禁淹禁。甚於打。重罰甚於打。存心錄

後生不讀書。而老者讀書。胥吏幹人子孫應科舉。而宦門不習舉業。貧者妄用。而富者節儉。藿食者憂慮。而肉食者泰然。僧道食葷。而俗人好善茹素。富貴家女爲新婦。遵禮法甘枯淡。貧賤家女爲新婦。反不識好惡。客中閒筆

蘇子瞻作殺雞之疏。邢詔儒之仁。張逈居樗封羊之經。乃見端之義。上洋答客

未得歎者。惟恐其剝之小也。已得之。惟恐傷肉之多也。

人情何若。子曰。凡關於得失者類然。君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我甚。則欲其首人也。人情乎。君子曰。凡涉於彼我者類然。說伴

鄉有仕而歸里。餽者逆者。往來觀者。關路駢闐。既而族姻交賀。即贊者亦若耻愧謝。獨辟居一室。局鎖蓬引。若避寇然。登問之。愀然曰。所貴錦旋者。謂其得時行道。庶幾稍展。今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制富貴之想。名愈高。官愈尊。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矣。庇奸慝。持州縣者有矣。是衆一人。增一害也。其居日以廣。辟居日以蹙。吾入山避之不暇。何以賀爲。韓山子

文成公與人書。後生美質。須令斂養深厚。天道不翕聚

則不能發散。花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英華太露耳。荊溪家

林退齋先生臨終，子孫跪膝前請曰。大人何以訓兒輩，先生曰。無他言。若等只要吃虧。從古英雄。只爲不能吃虧，害了多少事，仝上

德興邑廨。有石刻二詩云。作官之身。天涯海畔。商賈之身，南州北縣，不如田舍。長時見面門無官府身即強健。麻麥遍地。豬羊滿圈。不知金貴。惟聞粟賤。夏絹新衣。秋米白飯。用事既了，官稅早辦，安穩眠睡，直千直萬。我田我地。我桑我梓。只知一村。不知千里。我儀有樂。我渴有水。百里之官。操人生死。抓兒錄婦。一張白紙。入著縣門。

寃者得理。上官不嗔。民即歡欣。上官不富。民免辛苦。生我父母。養我明府。昔稼婁蔞。易東易西。父母之鄉。天子賜福。金石錄編

吾十年後眼睛。預評今日自家文字。便不敢草草作文。當將百年後公論。預勘今日自家操修。便不敢草草將事。人只道人心難料。不知自心更難料。假如乏錢時。自思得了百錢千錢。儘穀足矣。及至得錢後。再添了千貫萬貫。還更不穀。以此知自心難料。人只道人心不平。不知自心更不平。假如失意時。受了人一拳一棍。幾恨死矣。及至得意後。打了人百拳百棍。反更稱能。以此知自心不平。道桐編

松封五大夫〔始皇〕柏封五品大夫〔武后〕石封磐固侯〔宣和五年〕鶴乘軒〔衛懿公〕蝦蟆得廩〔晉惠帝〕鷄膺食縣幹。犬馬乃有赤彪儀同、逍遙郡君、凌霄郡君之封號〔北齊幼主〕大夫石鳥獸皆可以得爵祿。然則爵祿何足以榮士人。〔說儲〕

楊石齋當國日。一弟為京卿。二弟為方面。諸子姪布列中外甚衆。子慎復與進士第一人。賀者畢至。公蹙然曰。君知為傀儡者乎。方奏伎時。次第陳舉。至曲終。必盡出之場。此亦吾曲終時也。何賀為。已而。公以議禮不合去。慎謫戍滇南。而僉事惇以殺人抵大辟。家聲頓衰。〔玉堂叢語〕

寄貲郎者。人情念利念無厭心。閩中林太守春澤。壽一

百四歲，當九十九年，里人拜節，祝曰願公百齡，公怫然怒且笑曰，不曾要君務我，奈何限我壽耶，姑蘇韓學士敬堂未第時，人有夢其官侍郎者，公喜甚，已而登第入館其入時來說前夢，率皆喜，及轉禮侍于告，而說前夢者又至，公乃愴然有慼色。（廣布編）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也，今則又有賭婆，蓋與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於此，而不致姦盜者幾希矣，若能謹而遠之，如避蛇蝎，庶乎淨宅之法（古右編）

汪少宗開齋語曰人家富貴如牡丹花，今春開盛，要當培植為來春存根，恐為凋謝之漸，奈何不加滋灌而自

戕之斤斧乎。甄紫姚黄、忽然糞土。誰之過歟。林言

黍和羅文莊公兒弟叔姪。先後相繼成登高第。公由家宰歸家養。庭訓甚嚴。仲子漪邀乞書帖當路。圖仕南方。以便省問。公曰、數字不足惜。惜誤義命二字、欠確耳。不生訓汝謂何。而有是言。竟不與書。座右編

康熙辛酉、予山西本房馮雲驌典試江南。時余督榷揚關。遣伴要於路。諭之曰。予欲力拔真才。予家子姪斤人應科舉者。槩不令入闈。匆縈心曲也。[illegible]

予喜甚。對天拜獻而虔行

詞訟到官。槪是增減。被毆曰殺、爭財曰劫、入家謂行竊。侵界謂發屍。一人訴詞、必牽引其父兄子舍。甚至無涉

之家。倘有宿嫌。亦輒扳入。意謂未辨是非。且得進門一擾。託其錢物。屬其婦女。以濟饘耳。不知公門一入。吏卒禁所。管押受錯。已不勝魂消氣沮。遂有畏懼刑繫。規欲早出而妄自誣伏者。有吏務速了。預加拷訊。逼令招認者。有長官自恃已見。妄行臆度。吏皆承順旨意。不容不以為然者。嗚呼。一人坐獄。闔戶皆啼。一牒妄成。累紛興訟。畏者數語。其衙游草從事乎。菲菲養集

娶婦必德門。不必富貴。嫁女惟可聯素舊。不必過豐。

疾必延醫。勿事禱禳。喪祭必依禮。勿用僧道。　故舊不可忽遺。　勢要不可趨附。座右編

一段天道。二遵王法。三行善不使人知。四學吃虧。五懲

財讓產好施，六；甘淡薄，七；不恃權勢妄自尊大，八；不交
衰飲客，不押優妓，不寵佻僕，九；不尚才華伎藝工巧，十；
不殺生，十一；不妄語自欺，十二；學黃老守雌、古隱方學
善焚香讀書，一也；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安
分知命，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委曲行陰德方便事，六也；
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貸，八也；改過，九也；不逐游貪殺，
十也；閒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改
行易操，十三也；夜臥不便睡着，馬上去不回頭，十四也；
無作好作惡，十五也；不擇亂，十六也；不譚閑閒事，十七
也；作事周匝，十八也；不忘人恩，十九也；有大量，二十也；
揚善掩惡，二十一也；急難中濟人，寬慰人，二十二也；不

助强欺弱。二十三也。不念故舊。二十四也。爲事與衆用之。二十五也。知人詐僞。含容之。二十六也。得人物。須事感愧。二十七也。語有序。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喜言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食。三十一也。不面許人。三十二也。省約惜福。三十三也。知人饑渴勞苦。三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五也。常思退步。三十六也。卷中

闕[illegible]

縱心情濫。不自珍重。寧若狗囚。無瀟灑之趣。　恐天尤人。實生煩惱。　今日預愁明日。一年常耐百年。　室人性胡。耳目盡剝[illegible]。　聽信師巫禱賽。行殺戮以重業緣。　病與不適。飲食無度。　諱疾思醫。使虛實寒熱妄

投。多服湯藥。蕩滌腸胃。元氣漸耗。以死爲苦。與六親眷屬。常生難割難捨之想。不治十病

百姓宜安。刑罰宜省。稅斂宜薄。究抑宜緊。追呼宜簡。判決宜審。用度宜節。興作宜謙。燕會宜戒。殺思患宜預防。居官十箴

卯辰飲酒。未脫巾。近午梳頭。向三光及西北方溲溺。信口穢罵。喜聞僕婢傳說人家陰事。及倚門斬閒。箕踞橫股倚欹而坐。當食嗔喚。見客不長揖。聚談潘衰。及食案罪劇。詆毀人文行以佐談鋒。妄想不可爲不可行之事。十二箴

教子九則。曰勸學。曰擇交。曰戒多言。曰習應對。曰知禮

義廉恥。曰進退威儀。曰不事嬉遊。曰有守。曰遇事有知識。　教女九則。曰習女工。曰議酒食。曰學書學算。曰小心軟語。曰閑房貞潔。曰不唱詞曲。曰聞事不傳。曰善事尊長。曰戒懶。廁用綱

不可不戒者十。　偷婦人。　好賭。　縱酒。　變臉類刀筆。　打紙牌馬弔。　爭是非。　凡數罵輕易着把有事信口答人問。　兄族修蒙補

不可不設者七。　結交有智人。　家事不請婦人。　酒後不多語。　勿聽妻言疎兄弟。　博古知今。　不妄信奴僕。　入境問風俗。

重富輕貧。驕可托妻寄子。　敬老慈幼。必然孫發光前。

開。說輕生。臨大節决然規避。逢人禍知巳即深交究竟平常。樂處生愁。一生辛苦。怒時反笑。至老奸邪。舉止不失其常。非貴亦須大富。壽可知矣。喜怒不形於色。成名還立大功。奸亦有之。心相摘要

焚塵寄

勝國遺聞

國有附編矣何遺乎爾曰事瑣屑未必悉紀當孤也從老之街談巷議同湖野錄隨採所聞亦以佐得火之林

洪武始與諸儒臣議修玉牒。祖朱文公。一日見徽州有姓朱者爲典史。問果文公後乎。其人對非也。於是傾擯竟却家議。典史

自敘世德碑曰。本宗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巷。在通德鄉。世服農桑。五世祖仲八公。娶陳氏。生男三人。長大二公。次十二公。其季百六公。是爲高祖考。娶胡氏。生二

子。長四五公。次郎曾祖考四九公。娶侯氏。生子曰初一
公。初二公。初五公。初十公。凡四人。初一公配王氏。是爲
祖考妣。有子二人。長五一公。次郎先考。諱世珍。元初籍
淛金戶。金非土產。市於他方。以先祖初一公困於役。遂
棄田廬。携二子遷泗州盱眙縣。先伯考五一公。十有二
歲。先考幾八歲。先祖營家泗州。置田治產。及舉家日瀕
由是五一公遷滁州鍾離縣。其後因至鍾離居。先伯考
性淳良。鄉里稱善人。先伯娶劉氏。生子四人。重一公。重
二公。重三公。生盱眙。重五公。生鍾離。先考君娶徐氏。泗
州人。長重四公。生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生五河。其其
季也。生鍾離。長戊辰年。先伯考有孫六人。兵興以來

相繼殂沒。先兄重四公，有子曰文正，今爲大都督，重六重七俱缺嗣，幾若父母因某自幼多疾，舍入皇覺寺中。甲申，父母長兄俱喪，次兄守業，又次兄出贅劉氏，某北跡緇流。至正二十四年，天下大亂，諸兄皆亾。淮兵大起，掠入行伍。乃招集義旅，兵力漸聚。因取[illegible]和。龍鳳三年帥師渡江，駐兵太平，爲念先考君嘗言世爲朱巷人，宗族俱有，平日每有鄉土之念，即訪求故鄉宗族之所，遂調兵身句容。明年，克金陵，而朱巷距城四十里，舉族父兄昆弟四十餘人至。始得與之叙長幼之禮，行親堆之道。但朱氏世次，自仲八公之上，不可復攷。今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家江左，歷世葬在朱巷，惟先祖葬泗州

先考耄鍾離。蔡懋野剛
天下貢賦惟長安縣貢土。萬年縣貢水。客中閒集
洪武年擇解額內脩舉者。俾肄業翰林院中。張唯等凡
十有七人。賓與選。正月甲寅。命題賦詩。詩成。稱旨。唯等
皆擢翰林國史院編修。以贊善大夫宋濂。太子正字桂
彥良。分教之。上謂曰。昔許魯齋諸生。多為宰輔。爾其勉
之。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日給
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為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
賜衣。及弓矢鞍馬。恩禮甚厚。玉堂叢語
太祖召錢唐講虞書。陛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
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為倨。仝

高皇微時過荆柴村。已經二日不食矣，行漸伶仃。至一所。乃人家故園，垣缺樹凋。是兵火所戕者，上悲嘆之。縱步周覽，東北隅有一樹，霜柿正熟，上取食之，食十枚。便飽。又惆悵久之而去。乙未夏，上拔采石，取太平，道經於此，樹猶在。上指樹以前事語左右，因下馬加之赤袍曰封爾爲凌霜侯。在明錄

劉伯溫見西湖五色雲起，知爲天子氣，應在東南。微服以卜命風鑑遊江湖間。客游之，先至會稽拜見案，與之同行竹林中。潛令人放砲，猶聞響而驚，嘆曰膽怯，往論自費路家。時新建廳堂精潔，呼湯之，銘出見，今狀去，嗟

目量小。遂往臨淮。見人人皆英雄。屠販者氣宇亦異。賈肉前儕抑大奇一覷與之儕多王侯命。嘆曰。天子必在此也。不然。何從龍者之衆耶。既得聖祖。遂深結納之。籌定大計。（戴興縣評）

太祖始造鈇不就。一夕夢神告當用秀才心肝爲之。癈思之不得。高后曰。士子皆心文聚。其文課即心肝也。太祖因悟。因命太學積課簿鑄而爲之。果成。（初政錄）

太祖初下建康。聞十人參原之。周良卿自果三人來有德行。以禮延請。諭以政事。號曰三老。敬之甚厚。不久以原之爲南臺侍御史。例爲陳遜中行於太祖。遂三衞聯之爲帳幕謀卿（陳眾灌錄）

洪武十八年二月，中山武寧王薨，太祖輟朝，惕然不樂，謂羣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為朕股肱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群醜，克濟大勳，今邊方未殄，朕方倚任為萬里長城，而大陰屢犯上將，不意遽隕其命，天何奪吾大將軍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欷歔流涕，思盡心國家，為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行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但著其勳烈，宜於金石，永垂不朽，使後世知斯人為國之元勳也，遂親製碑文，樹之於墓，而世乃傳太祖憐刻甚，中山疽發背，命內官賜之蒸鵝，中山知疽食鵝必死，遣醫生速去，從容食鵝，果薨，比太祖欲殺醫為解已遠遁矣。萬青閣偶談

孫州陽炎字伯融。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長于歌詩。至正中。天台丁復。同郡夏煜。皆以詩名。日夜相切劘。下筆快掃白紙可立盡。常與煜對飲。賦詩。務出奇相勝。每得一佳語。擲集大呼。聲撼四鄰。在處時以上命招致劉誠意。劉堅不肯出。以寶劍遺伯融。伯融作詩。以爲劍當獻天子。人臣不敢私。封還之。劉無以答。乃遂延就見。今其詩具集中。寶劍光耿耿。佩之可以當一龍。只是陰山太古雪。爲誰結此靑熒熒。明珠爲寶錦爲帶。三尺枯蛟出水渺。自從虎革裹干戈。飛入民閒育光彩。青田劉郎漢諸孫。傳家惟有此物存。匣中千年睡不醒。白帝血染桃花痕。山童神全眼如日。時見蜿蜒走虛室。武

逢龍精不敢彈。正氣直貫青天寒。還君持之獻與主。君歲大旱爲霖雨。列朝詩集

忠勤伯汪廣洋。字朝宗。爲詩清越。其送俞院判于茂征鄱陽詩曰。江東風日晴。把酒送君行。好慰三千士。將收七十城。烟花催曉鼓。雲騎擁旌旗。山越人爭喜。孫方息此謠。全上

舊內。在今應天府之左。高皇建大內宮殿。既成。遂徙之。舊內虛焉。他日召中山王飲。樂甚。創以是第賜之。中山拜謝而出。上乃夜命工作牓。刻舊內之門四字。厥明。將往懸之。未及行。而中山謝表至矣。上悅。野乘續編

太祖一日退朝。在武英殿側室靜坐。忽聞外有謳歌聲

案問曰此為誰對曰老臣危素太祖曰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危惶懼頓首汗流浹背 鴻書

明兵之入燕也危學士素趨所居報恩寺入井寺僧大梓力挽起之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兵垂及史庫言於主帥輦而出之史刻實錄得無恙 列朝詩集

嚴德明為左僉都御史管掌院事以疾求歸發廣西南丹充軍面刺四字曰南丹正軍後御代歸哭出居於樂橋潛自隱諱與齊民等宣德末年猶存西軍之過蘇者民家公詣于毆之西軍訟於察院被逮時御史李立坐堂上公詣陳云老子曾任都察院堂來是識法度

何像奇如此。李一問云。何勾當。嚴公云。君子在漢武時。曾為都察院掌印。▲堂上版榜。所稱嚴德明者。即是李大鬍鬚。扶起。延之後堂。請問前事。歎洽竟日而歸。後御史紀事者。數擬李。將上本。請公作陪。是時貧甚。頭戴一頂已舊用不堪之。續易其人。見公而上判字。僻而問之。云。老人家為何判此四字。公答。因自述。老子是洪武時揆作左僉都御史。不曾有疾。蒙恩發南丹。今老而歸。日日。恐時被人剝害。不比如今官吏。續亦大驚。尋而請罪。因退坐下坐。耳談

江陰與某衙。太祖故人也。思見之。屢命不起。太祖使人搜索之。一日燕忽荷雞酒由御街直入。太祖喜其至甚

命以其物付光祿治具相飲甚歡已而出金銀再三辭命其自拾以官之焦敢所授以千戶數日遣出高橋門掛冠帶於桑樹而歸永化叢錄

高皇嘗選蘇杭民間婦女通曉書數者入宮給事須其願乃發得四十四人比試之可留者纔十四人賜金其家餘悉遣歸永樂間又選天下寡婦無子而守節者有司禮送內庭教宮女刺繡綵飾及有藩王之國分隸隨行以教王宮女其所處曰蕃騎所初饋以無子者其後有子而幼且寡者亦遣行有吳江吳家婦陸氏與焉有子遺家既宣德間陸從其王封廣東又徙封江西子已長往求[illegible]正統間屢請求見母難不允迨正統丁卯

復懇啟於王。王憐而許之。陳巳病篤。不能言。予刲股以食。陸甦。王問狀。召見。賜金帛。勞慰之。至旅而卒。歸櫬先塋。人爲作吳孝子傳。予名垿。生子洪。由進士。歷任南京刑部尚書。野記

金陵帝王廟。正殿。所祀歷代帝王十六位位次。

太昊伏羲氏　炎帝神農氏　黃帝軒轅氏　少昊金天氏　顓頊高陽氏　帝嚳高辛氏　帝堯陶唐氏　帝舜有虞氏　夏大禹王　商成湯王　周武王　西漢高祖皇帝　東漢世祖皇帝　唐太宗皇帝　宋太祖皇帝　元世祖皇帝

兩廡從祀歷代功臣。三十七人位次。

風后　力牧　皋陶　夔　龍　伯夷　伯益　伊

尹 傅說 周公旦 召公奭 太公望 召穆公虎 方叔 張良 蕭何 曹參 陳平 周勃 鄧禹 馮異 諸葛亮 房玄齡 杜如晦 李靖 郭子儀 李晟 曹彬 潘美 韓世忠 岳飛 張浚 木華黎 轉爾忽 博爾术 赤老溫 伯顏 右位次。皆明太祖所定。原有樹營安童。無陳平馮異潘美。後增陳平馮異。以爲君臣有同德之休。進潘美以節義。有終始之善。大禮嘗以爲負勢。祖爲不忠。祀木華黎。而罷安童。以爲祀厥祖而斯倫。既祀伯顏。亦罷阿术。仝上

本朝祭古帝王陵寢。明太祖而下。有宣宗孝宗

明初總計天下糧總其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浙江一

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一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一百二十萬九千餘。浙當天下九分之一。蘇松於浙。以一府視一省。天下之最重也。松半於蘇。蘇一州七縣。松稅兩縣。較蘇之田。四分處一。則天下之尤重也 本朝康熙初分華亭爲婁縣 見閩廣志

洪武甲戌。錢宰以唐鐸薦。詔遣行人乘傳徵入。定蔡氏書傳。書成復欲歸。因微吟云。四鼓鼕鼕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太祖聞之。召燕於文華殿。諭曰。昨日好詩。然何嘗嫌汝。何不用憂字。宰大悚懼謝罪。未幾太祖諭禮部尚書任亨泰。諸儒有年老願歸者。聽。錢宰最有年。遂賜宴及鈔。仍馳驛

歸洪武庚午也。又三年卒，壽九十六。承化續編

洪武初，翰林學士劉三吾，奉勑爲孟子節文，總一百七十餘條，前有三吾題辭，刻在南京國子監。凡節之外，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聽雨紀談

黃巖陶宗儀，字九成，以累舉進士，一不中，卽棄去，務古學，出遊浙東，師張翥、李孝光、杜本，歛教授學于松江間，累辟皆辭。張氏開閫府中，辟亦不受。洪武六年，嘗令舉人才，至京，以病辭歸。放歸遺爵，棲遲，必以俗快門蹟，有田一廛，家於松南，作勞之暇，休於樹陰，有所得，摘葉書之，貯破盎，去則埋樹下，如是十載，累盎至十數，積大成其卷帙，日南 剳補譚乘

學士陶安。字主敬。初。太祖嘗製門帖。賜之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仝上

明給事中傅安。以洪武二十八年使西域。永樂五年始歸。十四年封別失別里納里失罕爲王。宣德元年始辭爲給事中三十三年。歷外國二十二年。然僅給勑命賜老而已。其視蘇子卿出使加久。而視典屬國之賞。又何薄耶。太白劍

剡城李驥。洪武丙子。以太學生選授戶科給事中。坐累免官。後用薦起知東安縣。縣多狼。嘗噬寡婦子。寡婦訴於驥。驥反躬自責。而白寡婦冤於城隍神。翌旦。狼死於寡婦子被噬之所。東安施公禮。時爲刑部尚書。興之爲

紀其事。憲巷叢錄

樞謙以孝子起爲文華殿大學士。鄭沂以義門起爲禮部尚書、仝上

洪武初。凡觀經史中。有何識字義未明者。必召翰林儒臣質之。雖有知書內侍。能文宮人不得近。蓋不特尊釋義理而已。末年。侍講方希直有詩云。鳳樓川曉尚濤寒。御爐香繞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即紀其事也。卞紫叢語

周是修讀書能自厲。瀧縣首。隣然有聲。能潛淵遂躡蘇蒼生。汝作甘水足修窮。中興。後解學士大紳和曰。若睜嗣出嗣勢蛾內遊以一瀧。兆豐年。蘇所作。後題

曰。周是修。予同業友也。今見其所寫龍。并題。何可無詩和之。息菴書錄

袁珙相成祖驗後。欲官之。珙曰。相臣薄。不堪仕祿。但求杖頭不缺。到處醉飲。足矣。上乃賜以金牌一面。御筆題詔云。賜汝金牌。任汝行走。遇庫支錢。逢坊喫酒。有人問汝。報與道是永樂皇帝好友。道愁集

如新開門有伍子胥祠。神像立而不坐。坐則必毀。時童謠曰。若要伍公坐。須待二兒來。及況太守鍾。蒞任。入祠。見之曰。不可使神久立。遂易以坐像。自是不復毀矣。虞餘

況鍾謁一勢閹。拜下不答。欲揖起云。老太監想不喜拜。

且良振。羅惠劉言

蘭溪邵玘。有膽量。中鄉舉入監。適值迎春。會例許監生簪花。衆皆與綵。邵迫前取花簪成祖簪之上。注目焉。既中進士。即擢御史。即復鄉貼兩浙巡按。玘辭以浙人不當往上。上問曰卿浙人。知浙中利病。特命卿耳。仍命御史

一 閩協店。我有訓諸

餘林間錢宮禁近二十餘年。冬所論列。詔編修遜金元三史。有石渠集八卷。國初經斷皎然於江右者。自翰林多詩水利十半江西之詞 亦則許業

饒州朱文季。自古一家言。輯爲叢雅紙繁漱滑潤飾譜者。以書詣宗獻闕下。成御覽之。然日此論之帙也。即教

行人押回原籍命布政司同府縣官及鄉之士人明諭其罪而笞之仍搜檢其家藏所著書盡焚於市諭曰柴惡不可不懲也（詠化鄉部）

近有周翰林某好詆宋十二子夕夢金甲神曰汝何妄詆先賢也刖之中心因驚悸患心痛死

宣德丙午春建文江南來歸京師上書云吾當時避難后宮寄寶以出人不知也既退為僧居某寺幾十秋矣吾於代革之際還自避藏故人無鬭我坐皆以皇祖尚有密敕在此可考今年老八十獻欲還家以身已土上他日史官亦知我不自刎也於是奏聞敕老臣往視之至則一老衲而已莫知其為故君也獨一老宦頗憶必

帝審容。遂訪問焉。收帝觀老官。若故宦者不覺涕泗流溢。乃云、吾於七夕時。賜桃實三枚與爾、爾剖剮皆下。食其一。以懷其二。問爾藏之由。爾對曰、臣有老父在家。欲懷此以獻。吾乃嘉爾孝。復賜五枚。爾頗記此否。老官不覺失聲大哭。既而吏部尚書蹇義、右都御史洪英等。聞故君猶在。皆來訪遺事。歷歷述之。始知不死。遂相拜而泣。一時故臣皆來亦探。僉以實聞。詔養於二解中。未幾暴卒。命以公禮葬西山外。不封不樹建文至北京。朝廷命四老中官視之。皆不能認。最後又遣一老中官往視。建文曰、我假數職時。擲下金鉤尚在乎。燕建文首命吏關公手與潘槃師。曹國公賜歸。應文鎖

景隆於太廟謂之曰國若亡爾必先死於此及城破下及殺景隆而遯去承化[illegible][illegible]

建文破國時削髮披緇騎而遯其後在湖湘某寺中至正統時八十餘矣一日聞巡按御史行部乃至察院育欲入隊碟門者不知誰何亦不敢阻既入從中道行堂下坐於地御史問爾何人訟何事不答命與紙筆所書云告狀人姓朱太祖高皇帝長孫懿文太子長子以付左右持上御史謂曰老和尚事真僞不可知即真也爾老如此復出欲何爲曰吾老無能爲矣所以出者吾此一把骨當付之何地恐不過欲歸體父母側耳帝爲遣之御史許諾命有司守護飛章以聞敕送京師至禮內

黔從硯咸不識。和尚曰。固也。此曹安斜及事我。爲問曳誠在否。衆以白。命誠往。誠見和尚。亦遲疑。和尚曰。不相見殆四十年。亦應難辨矣。吾語若一事。昔吾御某殿。汝侍膳。吾以箸挾一臠肉賜汝。汝兩手皆有執持。不可挾。吾鄉之地。汝伏地以口躍取食之。汝寧忘之也。誠聞大慟返命。言信也。較迎入大內所室。養之。未幾死云。東華記

介川門之變。先文帝聞宮自焚。實錄謂中燬出其尸於火中。越七日。備禮葬之。諸宮殺祭。而不言葬地所在。或謂松陽王與請葬之以天子之禮。若然。當有不爲諳燬守冢。學之禍當者中是則備禮云者將以是欺世之耳

爾。至於北京金山口。默皇帝陵北。相傳有天下大師之墓。好事者實之以爲建文帝墳。然訪之土人。莫辨其處。遜國之事。野史紛紛。以思恩所獲僧楊應祥詭爲楊應能。或又以太監吳誠詭爲吳亮。且隱應祥之繫獄。而云老佛取入西內。又言葬之西山。不封不樹。遂指不知何人之墓。以爲帝墳。考應祥之獲。在正統五年。土官岑瑛執送總兵柳溥。械至京師。錮之錦衣衛獄。是年。太監吳誠。坐征麓川。失利。下獄。法司論斬。宥死。崇禎中。鞏都尉永固。請以建文帝入祀典。思陵曰。建文無陵。從何處祭。於是言者謂皆葬西山不封不樹之說。而考諸成祖[illegible]非之蹟。是亦癡人說夢矣。兩京求舊錄

正統中。宗伯胡濙拜朝。承旨。既起。帶解落地。從容拾繫之。而不轉色。遂叩頭退班。御史不能糾其失儀。十三年彭時中狀元。當上表謝恩。是夕坐以待旦。至四鼓閘倦乃隱几而寐。竟爾失朝。糾儀奏言。應令錦衣衛拿。已奉旨行。濙出班奏曰。彭時不到。令着錦衣衛拿。使一新狀元被執。如因斯文不雅。上是之。蓮愁集

鄒幹在母姙時。父濟為春坊庶子。英宗有娠。召日官占之。奏曰。此大臣生貴子之兆。問幾臣。濟奏曰。臣婦夜生一子。上特賜名。月給米一石。及長。登進士第。歷宗伯。年七十五。歸田。月給米二石。自懸弧以至易簀。始終廩養。父謚文敏。幹謚康靖。客中閒集

正統八年。雷震奉天殿吻。詔求言。劉忠愍球時在翰林。陳言十事。其一言宜親政務。權不可下移。王振覽之大怒。錦衣指揮彭德清在王振門下用事。公卿多趨謁。而忠愍獨不為禮。彭銜之。會公上疏。乃激振曰。劉球疏中權不下移一言。指公也。振大怒。而公疏中嘗言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未幾。編修董璘自願為太常少卿。振因誣公與璘同謀。故先言以為璘地。并逮下獄。已而陰嗾錦衣衛使馬順以計殺公。一日五更。携一小校。推監門入。公與董璘同臥。小校前持公。公知有變。大呼曰。太祖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頸。流血被體。屹然不動。順走前衆足踢倒。因曰。如此無禮。縛

支解之。畏以蒲包埋衙後。公僕蕭從坊匿其血衣。數日密歸公家。家人始知公死。乃以血衣爲觀葬之。正德中贈學士。謚忠愍。始鍾同父與公同鄉相厚善。封事實約與偕疏成。爲妻所竊沮。勸乃止。明日公如其家。鍾他往其人罵曰。汝自幹事何累及他人。公驚走。且嘆曰。鍾固謀及妻矣耶。遂獨舉本數日。鍾病死。妻哀慟每號風同年知楊若與劉侍講公同死耶。時同年尚[illegible]習聞之比長。旣以聞明宦之故。同懷憤慨。常欲伸父志。比後諫易儲杖死。入祀部中忠節祠。與公同日遷主。玉堂叢語

景泰間用人多密訪於于少保謙。時缺祭酒。翰林徐有貞欲之。以門下楊宜爾少保內剡下。商所四。少保出齋

從之。一日退朝。值少保亘丈誅戮。妙方爲論之。賦詩首貞雖有詞嚴然。其存心哀邪。當推鬪祭酒。從汝而之。將使役生秀才。皆被他数擾心術。謙無所剚。惟叩頭躭。退則汗出浹背。左右進問祭酒之說。而未悉有貞竟不得知。遂銜少保。全上

于肅愍巡撫河南山西時。舟行遇刼。遍搜行囊。更無長重於腰間金帶者。盜竟不忍取。沈文卿家居。盜入其書沈口吟一絕云。風來月照夜迢迢。辜負勞心此一遭。只有破書三五軸。也堪將去教兒曹。盜亦舍去。檐亘史

少保既殺。夫人夢公謂曰。吾被刑。魄雖殊而魂不亂。獨受目失明。吾借汝目光。將見形於帝。次日。夫人忽喪明

已而奉天門災、焚宗廟硯。見公於火光中。隱隱閃閃。時夫人方娠。次山游關。復夢公曰。吾已見形於帝矣。還汝日光、未幾有詔。獨貸其夫人。役公家屬自戍所宥還。幾子康、將以公柩歸葬、徙倚東市。見鬻書者取視之。則公與夫人像也。蓋大順初。盧太監丞。亦以姦黨籍沒。尋皆宥還。而丙辭誤以公像給丞。故云。明朝有三謙。高廟時余謙。亦翰林。宣廟時處謙。都御史。皆名人。甕山堂外紀

章綸為儀制司郎中。以諫易儲下獄。久被幽囚。風生於首。奇癢殊不可耐、思欲以櫛治之。苦無其器。一日忽有羣雀其喞一物、自庭中墜下。取視之。乃新置一牙遊篦子也。公感荷神貺。珍藏之。又一日。大雨。移臥就乾處。方

雖一牀之地磚壁灑然倒矣。臣鑒錄

于壬午歲。先恭人攜兒避兵瑯琊山。臥吳氏山樓。使辰。忽一蜈蚣從空落席上。予驚起走數步。屋梁墮枕間。免於厄。先恭人喜曰。兒亦何幸遇難不死也。

景泰間給事中徐正。密請召對。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前太子嗣位者。不可不慮。宜出沂王於沂州。又南城宮門之鎖。亦宜灌鐵。上怒。黜爲衛經歷。復奏請必行。乃謫戍鐵嶺衛。及天順復辟。械至京。引見。悸甚。便溺皆出。人謂其驚破膽也。剮於市。又有某御史。請灌人。亦言南城多樹。事叵測。遂盡伐之。時盛夏。上皇嘗倚樹乘息。見樹伐。詢其故。懼甚。復位後。下御史獄。詔杖殺

之。鹿右編

吳文定未遇時受知於徐武功。有人來乞墓誌。公曰若欲名宦以榮親耶。欲傳世之文耶。其人言爲親不死計欲傳世耳。公曰若是則吳克秀才其文足傳世者。盍往求之。玉堂叢語

文淵閣芍藥三本。中淺紅。左純白。右深紅。天順二年盛開八花。李賢遂設筵邀呂原劉定之等八學士共賞。時賢有玉帶之賜。諸學士各賜大紅織衣。因名純白者曰玉帶白。深紅者曰宮錦紅。淺紅者曰醉仙顏。惟淺詠獻足疾不能。明日復開一花。衆謂誠足宮之。賢賦詩慶讌

穆廉既貴,乘傳歸京。守令率諸生郊迎。諸生以其不由科目,俱恥忽不成禮。郡守怒,因出句云:學被不[illegible]紅問中許多酸子。命諸生對。久不能屬。瞻代答云:喫開銀杏白衣裏一斷大人。諸生驚服。遂相率請罪。堯山堂外紀

泰和楊文貞公父子將卑逝,母陳氏改贅德安同知羅子理。生大司成璟之祖。京後子理論死,遣東。文貞甫十二歲。所養母及京。永樂初,文貞官內閣。陳氏累贈一品夫人。復爲乞恩除免京成籍。同泰和。宣德間,贈禮部尚書。張公鑑卒,妻楊氏遺腹生子文質,字允中。即改嫁。寄於祖母王氏。正統壬戌,文質登進士。其繼父已卒,乃迎母歸。亦養其異父之弟妹。至成化間,楊氏亦授封太夫

人何相同至此。明朝嫁女而歸受封者。僅此兩見。[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錄

南陽李先生當國。欲以詩術薛文清先生。始終不答。門人問之。曰。昔溫公退於洛中。呂申公當國。屢以書問起居。溫公不答。某亦此意。玉堂叢語

成化中。南郊事竣。撤器。亡一金瓶。時有庖人侍其處。逮執之官。備加考掠。抵誣服。次索瓶。無以應。紿之。涉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掘地不獲。仍繫獄。無何。竊瓶者持瓶上金。細鬻於市。有疑之者。聞於官。竟得其竊瓶狀。訊曰。瓶安在。于[illegible]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掘地。竟獲。蓋比庖人所指掘之地。不數寸耳。假令庖人往掘時。而瓶獲。豈

竊瓶者。不斷金繩於市。則庖人之死。百口不能解。然則嚴刑之下。何求不得。國家開矜疑一路。所全活冤民實多矣。香濤談叢

弘治間。太監何文鼎以戚畹入禁城觀燈。極諫。下錦衣衛獄治。究所主者。文鼎曰。有兩人。但不可執。拷曰。姑言之。曰。孔子孟子也。文鼎死。後能於禁中搜銅缸作聲。若稱冤者。特命勒碑祭之。文鼎少習舉子業。能詩文。壯始閹。謝文莊

弘治間。京師熊入西直門。馬文升奏禁守衛。因乞嚴武備。兵部郎中何孟春謂同列曰。熊之兆宜慎火。未幾城內在處災。禮部焚。禁中乾清宮焚。或問之。孟春曰。熊入

紹興己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至城上。州守高世則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慎。余意此事而云耳。續文獻通考

覃吉在東宮。日授大學中庸等書。導以動作威儀。開說府部官守。天下民情。及宦官專權竊國之弊。時孝宗賜東宮莊田。吉備陳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殿下所有。何以莊爲。竟辭之。一日東宮誦佛經。吉適至。驚曰。老伴來矣。亟易孝經誦之。吉跪曰。得無誦佛經乎。曰。非也。孝經耳。憲宗有易儲之意。露於懷恩。恩免冠叩頭曰。奴婢死不敢奉詔。寧陛下殺臣。無使天下人殺臣也。孝宗之位定。恩之力也。林俊劾繼曉下詔獄。禍在不測。恩叩頭曰。不可也。自古未有殺諫官者。憲宗怒。以御硯擲之。恩

以首承之不中推仆其几恩脫帽解帶於御前號泣不起。憲宗命左右扶出。恩謂錦衣官曰。若等諂事梁芳。含誅戮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憲宗不得已。解俊獄。劉華以寶石獻上。恩諷兵部尚書俞子俊諫之。俞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無人也。憲宗崩。得疏一篋。皆房中術。悉署臣安名。恩持至閣下示安曰。是大臣所為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科道劾安。恩持疏召安讀之。安跪而起。起而復跪。恩摘其牙牌曰。請出矣。賢哉二涓人。而可以閹寺槩論乎。 北部

劉公大夏善知人。自兩廣來。經某所。總師毛倫謁公。舟中拜起。淬酒不已。公曰。奸人之雄也。竟公任。擯弗用。後

果附逆璫成。爲歸。至某所。遇都御史某。見其騶從服食之盛。公曰。富貴之徒也。必不𦘺其後。卒如其言。玉堂叢語

錄制體。有官侍側。獨宜劉大夏衍御此旁以上。講論移時。諸僚咸嘖嘖稱歎。而大臣多不悅之。三學士或於閤門詞爲出。問上所言。嘗有御上賦詩曰。當勝家語人不知。今在帷閣至今藏蔡紀實也。今上

正。德大爺敵果彼彰德之武安縣。集師歸於明倫堂。講書及易之飛龍在天。問是何意。一生曰。此正大王今日應天順人之期也。大悅。賜宥爺敵。原是河南搶虜生擒劉六劉七等於水中。以物徽亂。系繋其表衣。大怒。出

水寨盜刀擊殺數十人寨吏返翠洛莊之里得之知爲趙。素有英聲。因推爲帥。以是多奇類。其孫謨皆有詩曰秦庭有劍誅高馬。漢室無人問丙午。洛固不足道。而其語亦有刺

近代紀聞

長蘆鹽運司斗山劉公錡。總理遼東糧餉。兼屯種。劉蓋初擬權政。急於食。或告璫曰。文官富有。惟邊郎耳。璫明許指意。而公弗從璫。怒。械至京師。枷號示衆。時枷重法校。儒夜監守。雖親友莫敢近。枷者多十日餘即死。獨公枷月餘不死。時公同郡王姓者。以死侍側。日夕不離。公曰。我死其職分也。如君何。王終不去。方枷時。有黃冠者以鐵鉢盛藥入獻一丸。約日劑一分。服藥則難脫是日

公夢仙人自霄下以一丸藥納口中覺而口尚有藥香監守者偶言見老人送藥忽不見於是喧聞九市上達朝堂西麓張太宰乘此與言之公得釋爲民後太宰又言直起用以示公道遂授監察御史未幾瑾敗朝野稱爲鐵漢見聞錄

康對山以救李崆峒見劉瑾遂叢清議瑾敗坐落職爲民既罷歸以山水聲妓自娛間作樂府小令使二青衣被之絃索歌以侑觴西登岐嶽北眺九嵕南訪經臺紫閣東至太華中條碧嶸命酒歌其所製感慨之詞飄然欲仙居恒徵歌選妓窮日落月嘗生日邀名妓百人爲百年會酒闌各書小令一闋命送諸王邸曰此差勝鄉

繃頭也。楊侍郎廷儀過游西湖飲甚歡。自起弾琵琶勸酒。楊言家兄在内閣。殊想念。何不以尺書通問。對山輙擲琵琶撞之。楊走。追而罵曰。吾豈效王維假作伶人借琵琶討官做耶。歸田三十餘年。其殁也。以山人巾服殮。遺囊蕭然。大小鼓邦行三百副。風致殊可思 列朝詩集

劉太常介繼娶妻艶。家半張綵欲倚之巧。問介曰。我有所求。肯從我。始言之。介曰。一身之外。皆可奉公。綵曰。我所求者新婦也。敢謝諾。以與劇歸 續筆乘

武宗尚天文。書星名注張。又作汪張。下問欽天監。及史館。皆莫知。楊慎曰。注張。柳星也。歷引周禮史漢書以復

湖廣土官水盡源通塔平長官司入貢。同官疑爲三地

名。愼復曰。此六字地名也。取大明宮制証之。嘉靖癸未修武宗實錄。總裁二閣老。盡取藁草屬刊定焉。甲申七月。兩上議大禮疏。率諸臣撼奉天門大哭。廷杖者再。幾而復甦。謫戍雲南永昌衞。投荒三十餘年。卒於戍。年七十有二。用修在滇。世宗意不能忘。每問楊愼云何。閣臣以老病對。乃稍解。用修聞之。益自放。嘗醉。胡粉塗面作丫髻插花。門生舁之。諸妓奉觴游行城市。諸土酋以精白綾作褉。遣諸妓服之。酒間乞書。醉墨淋漓。諸酋購歸裝潢成卷。嘗語人曰。老顚非欲翳風塵。聊以耗壯心。遣餘年耳。著述最富。詩文集之外。凡百餘種。盛行於世。列朝詩

將到谷嗇城湯守。江彬縱兵掠其貨賄，一日止捕得大鄉豐所寓一所。左右謀以中公上乃呼而觴之。公醉。括女從前者數事。潛伏而進。日宜有備矣。他無所取。惟妻女稍稍引歸。臣死罪。臣死罪。上熟視之。曰。汝真醜子耶吾與汝共一飯。携歸。兩不敢偷矣。入中記

正德巳巳。姜榮自工部主事考察。例謫滑州潞邸。時適華林賊來攻瑞。姜倉卒付妾竇氏印。竄出。集兵捍賊。勢不敵。遁去。賊突入求姜不得。以刀傷姜妾。竇氏哀求救而免。因執竇。竇先藏印水池中。既被縛以行。高安城豹一女子。時亦在難。竇謂賊曰。盛家子在。可遣其女。報令贖我。賊如其言。竇密與盛曰。我不死。以印未白也。今在

池中。歸寺言之。我死矣。北至花塢鄉。過道旁井。給賊以

渴飲。遂投而死。詔旌曰貞烈。玄中劉果

立石於府州縣甬道中。作亭覆之。名曰戒石。鎸之大字

於其前。其陰刻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

欺。下六字。此詩作於蜀王孟昶。其文尚多。乃宋太宗刪

今官邑堂前既爲於中火耗呼[illegible]

宸濠令一十許爲將客往說[illegible]副[illegible]以所繪松

請觀[illegible]日[illegible]不[illegible]時[illegible]笑

他日[illegible]桃花樹爲於[illegible]光三兩枝上喻意不敢言而退

[illegible]

鷄鳴[illegible]

次因以巡黠者，貐然飲之。此則延奸生治殺熙也。若曹乃取以餧豕，是豬豕食人食也。群吏請曰，相沿例也，亦堂卿所知。先生曰，是有是哉。遂令用豕，分給諸囚。至今不復餧豕云。後同里有官刑部，諸及其事者，先生蠏燼曰，此余少年不學，茲聞之，尚有餘懸。了乃以爲美談邪。其人未達曰，上官刑延之德意，下拎囹圄之罪人，至德事也。先生顧深斷之，以爲罪過，何也。曰，背日懸一時意見，揭揭然爲此。這堂卿於何地耶。只此便不仁矣。畢右編

王文成旣平宸濠，奸黨嫉其功，從曾內官領京邊軍討宸濠餘黨。時晤則受命巡撫江西，許泰等領京邊軍勦

餘人在南昌勦捕餘賊給事中祝續御史章綸隨解紀
驗望風附會肆為飛語北軍旦暮呼守仁名嫚罵或衝
道路嫚守仁略不為動務待以禮預遣官諭市人移家
於鄉而以老羸應門始欲犒賞北軍泰等預禁之令勿
受陽明給示內外述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致主客禮
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櫬嗟嘆乃去久之
北軍咸曰王都堂愛我有犯我者命冬至時新
經濠亂民間哭亡酬酒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
求歸者泰日挾所長較射教場江西官軍射終不中泰
乃邀守仁守仁辭不得已應之乃三發三中每一中北
軍在旁鬨聲動地泰不樂而罷且曰吾軍亦皆附彼矣

遂班師。新編

與獻王在邸，雅重文士，有湖渚聽令見肅宗。已御史伯溫初時亦獲見，毛以手撫肅宗首與額，且曰：相貌良雅秀。時年十一。迨嗣後，慨然不忘。比正位，皆以聞內侍曰：何御史大如此？或對曰：彼以代巡為職，故敢為傲肆。上因是漸以裁抑御史為念。弇山堂外紀

慶成王生一百子。俱長成，有長子襲封外，餘九十九人，而封鎮國將軍，每會紫王府，至不能相識。皇朝盛事

嚴嵩用事久，家富厚，蓄孌童，廣開曲池之勝，勝侍便僕，及蓄聲伎八部，皆選服御精潔，如王公。故事，閣臣日給酒饌，稍飯食。言與嵩共事一職，言不食上官供，家所攜

酒餚甚豐飫什器皆用金與滿月對案滿自食大官饌

寥寥草具各自爲餐（玉堂叢語）

許九杞名相卿游邸人爲耐撫以啟諫肥遯乾爲吏文

愍所重文懸任起道經家不以書後九杞與次進止於

時滿泉郡縣艤舟祇候道相望也九杞為巾務帶劍一

小舫詣吏庭問九杞從此出何如答不答第言可惜李

長源爲少觀察判官與公正謀起遊日但當就辭以衣

明發道與賊劍帆旗諸祇候一時星散矣吏慨然遂

不果辭官去於類稿（雪濤閣稿）

光州劉綸字了素自省道拉疏論貲淺用其上是之處

從吏卿以虹巧道宮中宮以叫狩長說了崇愁悴實柱

下。已而從給舍數貴淡、貴淡手匜碗行酒子裝揮其鐵碎地。客皆驚出。明日執言十罪。不報。六月初望海上大恐。問天官主何占。予素引淡書對。謝去言以忿入怒。明日送迷貴淡列朝詩集

嚴相謂華亭公。吾平生為貴淡所狼藉、不可勝數。而嚴不明長二辨。其一大宗伯時。貴淡為首。擬俱在直。欲並酒延貴淡者數矣。多不前。間前至。前一日而後辭。則所徵集方物。紅羊貔貅、消熊猞猁之類。俱付之烏有。一日拔出直。乃歛啓齒、又次於諸城為從史。則曰。吾以漢日赴。自閤出。即造公。不過家矣。至日。諸城為先憩西朝房以俟。乃貴淡復過家。憩於他鄉所。薄暮始至。就坐。進酒

三勺。一湯。眾沾唇而已。忽傲然起。長揖命輿。諸城亦不敢後。三人竟不交一言。玉堂叢語

嚴嵩溺愛其子。諸曹以事白。初尚曰與小兒議。至後曰與東樓議。東樓世蕃別號也。野編

嚴嵩當國時。朝貴相款。即就相宅設筵。及時。但請出把杯耳。一日相出坐。即以倦退。因世蕃陪客。蕃怒瞠目周視。復入因閉門。其時門即下鑰。凡堂中諸賓悉徹如槁。諸公無以為計。據地從臾。一日。蕃謂某尚書曰。某馬其伏地候乘。又某郎中。亦其狎客也。即代作馬。所蕃因跨而乘之。行數步。蕃亦呼作某狗。然世蕃才絕敏。諳練國朝典故。邊事機宜。諸事務輕重。非世蕃處分。覽嵩上

旨。亦實出上命。故君父皆倚以爲重。寵日隆而勢益張耳矣。

閣老嚴嵩。得痔疾。肅宗賜紅柿療之。其謝啓有曰。草木何知。允執乾坤之長養。桑榆倘幸。長承天日之光輝。伏願於萬斯年。比蟠桃而獻壽。克昌厥後。俾瓜瓞以宜既木有堂記

嚴分宜父子溺器。皆用金銀鑄婦人而空其中。粉面綵衣。以陰受溺。笑史

嚴世蕃吐唾。皆美婢以口承之。方發聲。婢口已巧就。謂曰香唾盂。仝上

嚴氏籍沒。那司奉旨使撤往。見榻下堆棄新白綾汗巾。

無數。不省其故。詢其一出。以答衆。有知者掩口曰。此襪巾。每與婦人合。輒棄其一。歲終數之。爲淫籌耳。仝上

尚書王天華。取蜀世藩川錦廚織成點位曰雙陸圖。別飾美人三十二。衣裝繡綵各半。因肉雙陸。以進御對打。美人聞擲該位。其點位則自趨赴之。仝上

沈鍊字純甫。與陳鳴埜。徐文長爲意氣交。以劾嚴嵩爲楊順誣陷。純甫殉於塞下。錦衣舊部存歸。遂賦甫死戰諸將文。及紀事諸詩。沈襄邀顧況擬純甫。楊示遺墨有藏沈氏遺文片紙。按捕抵罪。諸生武榮文。欽純甫遺蹟。瘞於之。忽中夜作地。說怨見純甫。冀細緋衣劍叱之。而來之後聞。步自後穴地出之。以授其子。今所傳鳴劍

集。兵書。亦瀆諸編也。刻鈔詩集

嚴分宜當國。家人永年。坼爲世蕃過繼。號曰鶴坡。無不稱鶴坡者。一御史與之稱義兄弟。而九卿給事御史投刺。十蔭一二。至江陵當國。而家人子游七。亦其出納。號曰楚濱。無不稱楚濱者。翰林一大僚。爲記以增之。有二給事與之通婚媾。翰林諸公。賦詩及文。而九卿給事御史投刺。十有四五矣。徵侯緹帥。延飲必上坐。衣冠躍馬，洋洋長安中。勢尤可畏。後事敗。一坐殺。一坐斬。猶不[illegible]床

分宜嚴相。以正月二十八日誕。劉巨塘令宜春。入覲時。貲衆往祝。祝後。嚴相倦。其子世蕃令門者且闔門。劉公

不得出。有嚴辛者。嚴相紀綱僕也。導劉公徃問道。過其私居。聞劉公飯。飯已。辛曰。他日望臺下垂目。劉公曰。汝乎。正當隆赫。焉用垂目為也。辛曰。日不常午。願臺下毋忘今日之託。不數年。嚴相果大敗。瘐死。劉公適守袁州。辛方以貲二萬滯獄。劉公憶昔語。曰憫其知幾。為減去貲若干。始得出獄。從戍。（[illegible]史）

丹徒靳文僖公。時繼夫人年未三十。孔老。有司以其孫為嚴氏寡。為之奏請旌典。事下禮部。禮書費出曰。婦人節所制也。如令甲所載諸旌典。原為匹夫匹婦發潛德之光。若士大夫家。何人不當為節義孝順者。文僖公身為鼎臣。夫人已生。受殊封。奈何與匹夫匹婦爭寵靈乎。

執褻之。大學士徐階亦以爲言。出正色曰。相公亦慮閣老夫人再醮耶。階語塞。時分宜之子。陰執朝權。尚書唯唯聽命。第不敢犯山。有求囑者。若懲之曰。俟祖目老父自言之。玉堂叢語

徐文長入京師。館張宮諭元忭舍。宮諭慎俊引禮法。久之。心不樂。時大言曰。吾殺人當死。頸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遂病發。棄歸。鍵戶不見一人。擁一犬與居。絕穀食者十年。人問之曰。吾噉之久。餓厭不食。無他也。宮諭死。白衣往弔。撫棺大慟。不告姓名而去。諸子追及之。哭而拜諸途。小垂手撫之。不出一語。十年哉此一出耳。列朝詩集

袁中郎集云。一夕坐陶太史樓。隨意抽架上書。得闕編詩一帙。惡楮毛書。烟煤敗黑。微有字形。稍就燈間讀之。讀未數首。不覺驚躍。急呼周望。闕編何人作者。今耶古耶。周望曰。此吾鄉徐文長書也。兩人躍起燈影下。讀復叫。叫復讀。童僕睡者皆驚起。蓋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內有文長先生。噫。是何相識之晚也。因以所聞於越人士者。略爲次第。爲徐文長傳。飛花齋集

肅宗閱海忠介端疏。時喜時怒。批云。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中國之人不言而海外之人言之。忠哉忠哉。又批云。適爾有比干之忠。但朕非紂也。留中者久之。後有所激。下閣票旨。徐階擬以戮諫者父兄不待時。階肯天[illegible]

嚴訥力爭。乃改擬秋後處決。上從之。是歲以聖壽六袠停刑。至冬晏駕。忠介得免。林居漫錄

忠介在獄。自分必死。肅宗賓駕。提牢主事某設饌飲之。海食飲逾常。主事曰。先生何歡之甚。海曰。以知獄中例將死必餞。欲醉飽而死焉。主事曰。眞誤眞誤。宮中昨日云云。海聞之。即痛哭號踊。飲食盡吐。鄭訥談

李綱初授御史。既太僕少卿。嘗過劍州。令其饋。問隸曰。乃李少卿耶。是無錢者。擲俸而去。揮麈錄

張居正喪父。巡撫縗服徒步。自途中號哭抵喪次。曰。哀了老太師。何不死了小子。涕淚沾衣。嚴分宜當國。附者認爲乾兒。壽日令其內子往嚴氏助廚。李被世蕃捫膺

呼嫂亦不爲若。座右新編

厨正弁夜歸所坐歩拳。則其定守錢令。創以供奉者前爲重軒。後寢室。以便偃息。仿舆兩廡。廡內童子左右侍爲押差林衙。凡用卒三十二輩之婦。所過州邑郡。牙膳十食。求牌過白給。居正猶以爲無下箸處。而顧守無錫人。獨能爲吳饌。居正甘之曰。吾行路至此。僅得一飽餐此語聞於是吳中之善爲庖者。召募殆盡。野編

居正太后歸葬。所經由藩臬守巡。迎而跪者。于之五六居正意未慊。徽使持帖条吏部尚書。書至是無不長跪者。躬使越界趨迎。腰間身爲前驅。約束吏卒。小廝廚傳。玉堂叢語

居正兩快渡江。范撫于其歸。先排列艨艟。下設以板往來若平地。兩傍栽參天桃柳。月下燈照前後。居正母輿中。竟不知為渡江也。蛸虹筆記

湖廣人。按朱諫吾為居正建三詔亭。居正作書辭之曰吾生平學在師心。不期人知。不但一時之毀譽。不關於慮。即萬世之是非。亦所不計。況欲侈恩寵。以誇耀流俗乎。且盛衰榮悴。理之常也。時異勢殊。陵谷遷變。高臺傾。曲池平。雖吾宅第。且不能守。何有於亭。數十年後。此不過十里鋪前一接官驛耳。烏睹所為三詔者乎。此書有才有識。復能擔荷宇宙。勿徒以權臣相擬。蘇譚

居正方專國。從容問其叔。公事中頗知有雄駿君子。晁

賈其人者乎。曰。無逾於湯沈兩生者矣。居正將以鼎甲畀其子。羅海內名士以張之。命諸郎因其叔延致兩生。湯義仍獨謝勿往。而沈君典遂與居正子懋修偕及第又六年。癸未湯與吳門蒲州二相子同舉進士。相使其子召至門下亦謝弗往也。除南大常博士。從以劾政府謫典史 列朝詩集

居正未第時極為遼王所侮。而釋褐選翰林。王。王遂酒款洽。過之甚優。嘗從酒次更衣。設居正綠蔽。嬖然久之秋。戒尚衣官監。稱其短長。出繒綵製袍二襲。緣繡稱是簾燈夜成。日走騎於途之。居正酒闌。衣至試之不爽尺寸。驚喜過望。遂此卻首謝。王曰。識相何須多。求機

而杭正學國。反日夜思齮齕之。而未有間。尚以糈抵所知者云，剛國平終不可訓。尋齮作。說鄭

嘉隆間。講學盛行。楚人顏山農。剽食財好色。背稱少。天機所發。不可阻之。勞非留滯胸中而已。門人羅汝芳。成進士。拔且非死對。羅不從。則年過之進士。答之十五。挾以遊。羅唯唯唯命。後至南都。以淡許人財事發。捕送官。答石斤。不衰。旣囹圄圖且死。羅力救之得脫。出則大罵不已。謂獄我者尚知我。而汝不知我。羅亦唯唯。劉斯異

闕

何心隱者。其才高於顏山農。而很幻過之。嘗言天地一殺機也。堯不能殺舜。舜不能殺禹。故以天下讓。湯武能

殺桀紂。故得天下。此寄衙作山農。山農有例。衙事之者必先毆三拳而後受拜。心隱既事山農。察其所行。謬甚悔。一日偵山農之淫人村婦也。匿隱處。俟其出而扼之。亦毆三拳。使拜。倒翁乃稽顙。謫戍歸。八十餘。尚無恙。何竟爲張居正所殺。居正未相時。訪耿御史。坐席未煖而去。何從屏後窺見。但謂此人能殺我。卌學道編

劉味學士。以避難。隱居鄱江數載。從學者日衆。名始聞。當塗以其興讞也。倣孔之說。寓於法。任成器先生者姚之名儒也。特憫其忠。爲作文以祭之。祭畢絕山。遂卒而哭者三。祭畢帆昔祭文數通。分亞派泉。跡其所爲者謝翱千從丁之於文天祥。許非有爲爲之者。後數年。而求

之子僉事鈺以捷學至，造其爐邦之，執子弟禮甚恭。今山上祭忠臺在焉。萬野獲編

萬曆中，楚宗人訐奏其王，業奉有處分矣。王備物謝恩，因謝當遣者，宗人欲申前說。三十二年閏九月三日，析華遊漢陽府分館，奪其私幣，并解寶銀四拾扛攬劫。本府閉城，黃典史走報分巡道，分巡湖廣使周應治，鄞人也。會悞言於趙巡撫可懷，帶領軍人，捕獲其首，捉獲宗人三十餘人，禁其僕，加杻械，而鳴金鼓，以入於省城。諸宗人見之，憤甚。初五日，聚於撫院，遇應治，偕學院，實其罪，其繫之。應治竄伏趙內衙之廁擱。趙出論諸，復不倫，猝時打死，碎屍。應治乘間挈印逃。事聞，獄具，斬二人，賜死五

人餘崇鋼太白劍

是年七月，布政使門首桃樹開花。閏九月初三，地震千里。自東北達西北。廿三日，川省城天鼓大鳴，夜大雨，

潤州丁璣，忤虞東學政。渡江，有司具牲醴，請祀水神，公笑曰，厲乎，或沉或浮，神何預焉。至中流，風浪作而舟覆，李學畛督江西學政。渡江，有司亦洵此請，公怒，命從者縛神投諸江。且曰，水神而救諸水，焉用其所哉。竟無恙。中洲野錄。

許文穆公典己丑試，聚於榭，析於射所，戕廚之。既至，拜謁文穆。人言日中後，送賞賜者必參，分毫皆不可與。門

如我長班轎上門去。一切拒之。從我言者爲好門生。不從者反是。我察行體訪。定人品高下。湧幢小品

萬曆三十三年八月。金陵旱西門外。見監擬以銅殿一座。詢之云。是陳太后救四川造三座。一送峨嵋。二送南海。三送五臺。峨嵋已完。此送南海者。因裝至京。被撫院阻留在此。恐海上倭寇鬬風。竊伺難防。徐議撤舊。今欲送句容華山矣。其殿高一丈六尺。深濶各一丈二尺。周圍皆裝花隔格。秀麗可愛。以於本廠內起爐鑄一座。送五臺。各料將完。匠工俱是川人。問鑄座價值若干。云三座約費十五萬。崇禎末。有打大佛數座入京者。至彰義門。門軍阻之。檢驗。鑄佛身中藏一大銅砲。先舍[illegible][illegible]記

武清伯李偉。慈聖李太后之父。起自泥匠。嘗貴。請乞辭厥。一日慈聖賜一篋。封識甚固。疑是重寶。開視。則泥匠所用泥水刀也。嗣後歛戢。覺非齋言

文天祥有黃冠故鄉之言。王積翁欲合宋官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士。留夢炎不可。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輩十人於何地。事遂已。而天祥終有柴市之殉。孔公天龍曰。兩浙有夢炎。兩浙之羞也。然夢炎衢州人。與天祥俱宋狀元。而不同如此。勝明朝數百年。凡留氏子姓赴考。其令書一結曰。余非留夢炎子孫。方許入試。桑齋二錄

王文成之曾孫王先進。襲爵後無子。愛其次弟先達

之子業弘。王司馬業浩者。文成父鼎元華之後也。至興識。另推先通為嗣。恭文成長子正億有二子。先通乃其次子之後。業浩詭稱先通為乞養。非王氏。故業引不得立。又徧賄五府諸公侯。竟以先通嗣。業弘不平。上書愬爭。下獄。後國變。先通被殺。業弘乃以免。續紀

明熹宗天性極巧。癖愛木工。手操斧斲。營建棟宇。即大匠不能及。又好髹漆器皿。朝夕修製。不厭煩勞。當造作得意時。解衣盤礴。非素寵倖不得窺視。或有急切本章。令左右讀之。一邊手執斤側。一邊側耳注聽。讀奏畢。命曰。你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下移。蕪史

天啓六年。南京太監二十四衙門與北京太監魏忠賢

立有生祠。在犯寧門與普寺傍。其祠大三間。有魏璫真容三幅。正間一幅著朝衣端坐。兩傍小內豎。執團扇牙笏。文木刻魏璫一像。坐正間。其左間一幅。著金盔金甲。端坐。兩旁皆武將。執鈴劍侍立。其右間書方巾行衣。端坐。兩旁皆小內官恭侯。其丹墀之左。竪一大石碑。道魏璫出身入宮給衣。丹墀之右。竪一大石碑。述魏璫快幼至功業。備肯南京進貢解物錢糧諸事。其文乃杭州一廩生撰書外刊儀門頭門仍未造完。所費何止以萬計天啟四年創造。至是年尚未完工。先曾祖日記

萬曆戊戌科進士王紹徽。陝西咸寧人。爲魏忠賢乾兒。官至吏部尚書。進退一人。必稟命於忠賢。時稱王媳婦。

常遣黠猾誘傾害東林諸君子。忠賢閱其書。嘆曰。王尚書嫵媚如閨人。今雖挾風雅乃爾。眞吾家之珍也。愈親愛之。其稱東林開山元帥托塔天王南戶部尚書李三才、總兵都頭領天魁星呼保義大學士葉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書趙南星、掌管機密軍師天機星智多星右諭德繆昌期、天閒星入雲龍左都御史高攀龍。協同參贊軍務頭領地魁星神機軍師禮部員外顧大章掌管錢糧頭領天富星撲天鵰禮部主事賀烺。地狗星金毛犬尚寶司少卿黃正賓、正先鋒天殺星黑旋風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左右先鋒地飛星八臂哪吒吏部郎中鄒維璉。地走星飛天大聖浙江道御史房可壯。五

虎將天勇星大刀手左副都御史楊漣天勇星豹子頭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天猛星霹靂火大理寺少卿惠世揚天威星雙鞭手浙江道御史袁化中天立星雙鎗將太僕寺少卿周朝瑞又有馬軍八驃騎大將八員走探聲息走報機密頭領二員行文走檄調兵遣將頭領一員掌管行刑劊子手頭領二員巡視城垣頭領一員定功賞罰政司頭領二員考算錢糧支出納入頭領一員分守江南汛地水軍頭領八員守護中軍頭領十二員四方打聽邀接來賓頭領八員專分所字旗頭領一員馬軍頭領二十員步軍頭領二十七員各名色所列如李應升特乞戩解學龍吳爾成孫愼行陳于廷錢謙益

文震孟、方震孺、徐憲卿、鄭三俊、毛士龍、夏嘉遇、周順昌、何士晉、趙時用等、人皆兩面人也。一時更有東林川黨錄、東林同志錄、東林籍貫、樂小同心、排擠正士、不遺餘力、（建毬錄）

忠賢盛時。一測字者來京師、僻處乃易服潛往叩休咎、因書一囚字與擢其人、即振首稱奇、詰其何意。曰、國中一人也、忠賢默服、以爲神術、厚餽而別、乃私語人曰、日下雖好、只是結局不佳、叩其何說、曰、一人必有中間、將來必要手死、四面俱無消游。家破自然夢遠。後果應、

仝上

五人墓事世艷傳。時至江陰逮李侍御應昇。關讀時。亦

有垂髫少年十人。各挾短棒。渝呼入憲署。殺逆璫校尉。講尉跟蹌越墻奔竄。一、賣蔗童子十餘歲。撫髀曰。我恨極矣。遂從一肥尉後衆倒然刀斷其片肉。擲以飼狗。眞勝編

蘇州逮周公順昌。民變擊斃校尉。後蘇民倡議。天啓無道。乃戒天啓錢不用。各州府縣皆和其說。將天啓錢積下。後傳於京中。各省市出示曉諭。錢乃復行。私禁凡十閱月。先曾祖日記

天啓七年三月。減縣殺寺衍代縱。因工部甘下問要與百尚家風。扳報各親代完欽贓。激變市民。萬餘奔郡城將察院內下開新造彼所折燒。下開擁破後廳。帶家眷

走入軍縣衙內，府縣官出示安民，後許志吉代任，更謝於下問，志吉文孫孫，至今有餘愧云。仝上

楊漣入獄時，度不免，齧指血草章千言，冀以尺課，埋汎所。爲許顯純所發，付之火。吳次尾集

顧裕愍公大章，以璫禍與楊忠烈公漣，同下鎮撫獄。每被拷掠，裕愍切齒不發聲，忠烈大呼太祖高皇帝，一拗輒一呼，裕愍未死前數日，右手大指食指尚存，挺筆作書曰，吾以五十死，猶勝死者壽而無子者，吾以不祥死猶勝死牖下而無聞者。吾詩有故作風波翻世界，長留日月照人心之句，可以爲吾祠堂中對。既被難，以血術衫裂襪落八指寄歸。裕愍與余大節學生。觀相肖。父母

不能辨。既長一成進士官部曹。一不第窮經老儒。太夢新論

京師大盜朱國臣。其黨為劉焯劉大劉二劉三等十人。一日命其妻大作炊。供夜半之食。黨集。而其妻睡火炕。怒笞之。遂出東市。過夜巡把總。訊之。故反詰云。爾為何官。曰。吾夜巡把總也。曰。夜巡獲盜有功。當陞何官。曰。有功陞欽依或參將。曰。吾語爾。吾家堂子衚衕。有強盜十人。可往擒之。然須養吾終身耳。把總諾之。果獲十人。無脫者。下法司供服。而朱國臣云。我繇擒。京師清矣。夜戶可無閉矣。且吾告若。凡訊獄不可不慎。如石駙馬街周皇親之殺。乃我也。而坐使女蕭衕花麥邂。家人斷。然不

兇手。李皇親朝房人。亦我殺。其婢與僕棄首餘於道。而坐拾遺人以死。又一冤也。今吾不言。誰復爲鳴之者。於是法司追問所治荷花獄者。而免侍郎翁大立爲民。謫郎中徐一忠於外云。識小編

一中貴夜巡。忽聞塚中人聲。蓋所瘞而出之者。發之。得一女子。云。爲某翰林第七姬侍兒。遭鞭箠。將斃。復置冰上凍一夕乃死。事聞。翰林自引過如魏丞相。上怒。謫其官。太白劍叢

績溪民李世選。靖國嗇長十世孫也。當高帝時。駙馬都尉李祺坐父罪死。其子盛慶。臨安公主出也。貶績溪爲民。定號浙上。前。上賜以手書。龍封。前二百十六年。熟此

見于。復其故爵。故世選於崇禎初年。具奏上。親加辨駁以赦中胡惟庸為容。李祺為棋。且善長死于二十三年五月乙卯。此赦云仲春。與憲錄及奸黨錄事迹不合。世選下獄論辟者十年。刑科李清請宥之。巧稱按其襲封紙。必鉗記。嚴重久遠。非民間倉卒所能為。豈高皇聊藉王請。故為錯誤。以開疑資。其真偽卒莫能辨也。司寇鄭三俊批其牘曰。君善長之功雖百世宥之可也。利臣澍服其言為至當。初讞此獄者援吳從狡書律。世選長繫論死。無論功臣將相。公主駙馬之謂何。嗚呼。過矣。萩庵

宋刻跋

劉鼎心煜順李會元青。皆以從禁為內當遷者所倚。扑

劉五板、卅李十五板、李歸御憾極述絕。時省亓陳相續
閩訃、符聚之歸而亦絕。雪庵黃徐編
中官指攻本亂天下者無甚於王振、劉瑾、魏忠賢。其本
標絕相類。振在楙絕緣久。北攝悲至乙丑丙寅以後而
都。已已屑豢於土木。瑾以丙寅流毒。庚午制於燕市。黨
族皆誅炎猶沒、忠賢排咒。亦乙丑丙寅為極。而餘伏黨
自縊於丁卯。仍戮屍。籍沒、雖相去一甲子。忠賢之去
則再甲子也。貞信編
崇禎年。枚卜閣臣。一時大僚及臺諫相攻擊不休。其不得
與會推者。因造為二十四氣之目。以擬朝中外。其目。二
十四氣者。殺氣兆牲。根氣孫晉。戾氣金光辰。陰氣章正

虔。婉氣與呂時泙氣倪元璐。瑋氣王錫袞。時氣黃景昉積氣馬嘉植。賊氣楊枝起。懶氣王士鎔。霸氣倪仁禎。殃氣周仲璉。斃氣房之騏。痰氣沈維炳。邪氣姚思孝。逆氣劉王鰲。臭氣房可壯。驕氣與偉業。雜氣馮元飈。濁氣袁愷。油氣徐汧。穢氣瞿式耜。尸氣總元慤。各有諢號。中間賢不肖糅雜。其指為淫氣逆氣油氣穢氣者。其後皆死國難。南朝亂小紀

吾學南從凡王。遼東人也。逃師婁。以功官都司。初以昔代撫劉川軍敗。中法當斬。適有私者與同犯。賄獄之。是王得免死。既又官之。繼聊乃走昌平軍門求事司旋參司旋外當役他之命。擅行牆。參至。揭上陵朝官

良玉夜大醉。失四金卮。旦日謁司徒公。訴盟司徒公曰。若七尺軀。豈任典家哉。吾向謂若。非若罪也。會大凌河圍急。詔下昌平軍赴救。榆林人尤世威者。為總兵官。入見司徒公曰。大凌當天下勁兵處。圍不易解。世威當行。今既以護陵不可。公且遣將。誰當往者。中軍將王國禎書生也。左右將軍更不可任。司徒公曰。然則誰可。世威曰。獨良玉可耳。顧良玉方為走卒。奈何帥諸將。司徒公曰。良玉誠任此。吾獨不能重良玉乎。即夜遣世威前諭意。漏下四鼓。司徒公竟自詣良玉邸舍。請焉。良玉初聞世威往。以為捕之。繞牀語曰。得非丘磊事露耶。走匿牀下。世威排闥呼曰。左將軍。富貴至矣。速命酒飲我。引出

而諭以故。良臣失色戰慄。泣移府。乃定。號世威前。世威且號且救起之。而司徒公至。乃面與期。詰旦。會轅門。大集諸將。以金三千兩遣良玉行。賜之卮酒三。令箭一。曰三卮酒者。以三軍屬將軍也。令箭如吾自行。諸將士勉聽左將軍令。左將軍今已爲副將軍。位諸將上。吾拜官疏夜即發矣。良玉既出。而以首叩轅門堦下。曰。此行倘不建功。當自刎其頭。已而果連戰松山杏山下。錄捷功第一。遂爲總兵官。良玉自起諸校至總兵。首尾僅歲餘年三十二

壯悔堂文集

弘光二月甲申。太子來自金華。匿內使持御札召至闕。者事起。明日有旨禁私謁中使。夜候入內。已出。乃命會審

於大明門。楊繼垣颺言，謂駙馬王昺姪孫王之明，貌相類。因而詆鄭。許則於午門外復審，馬乃使撤疏其髮，似甚多。左都李沾喚王之明不應，詰之，乃大聲曰：何不呼明之王。沾喝下樓，太子號呼皇天列帝烈宗。內庭傳諭放樓，發錦撫司。有無名子題於皇城，有湖上扶蘇原表死獄中。病已，又奏獄之釘。會御史陳言奏稱臣曰精糕，世言龍臣欲絕先帝血胤，因得旨看好生溫設養，弗經用謝，以招民謗，乃得不死。遺愁集

弘光五月，時淮揚信絕，左良玉兵停留不下。馬士英、阮大鋮等乃日報捷音，百官進賀，以惑都人耳目。從半有書聯於長安門柱云：福人沉醉不醒，全憑馬上胡謅；

府凱歌已休。猶聽阮中曲變。道慈集

辛酉歲。姑蘇承天寺僧浚井。得一鐵函。函蓋上之撫軍張

公國維啟之。其鐵函內蠟封。封內紙裹悉啟。乃宋德祐

年鄭思肖所藏詩文。所言皆陷國事。四百餘年始傳之

人間。康有錄

家王峰以李衛撫浙江時。立志開杭州城河。方患無

從會稽衛紹得一祕冊細註某處石甃。某處土岸。某

處殘丈尺。其而中所說如指掌。按圖指示。折毀豪家

侵占房屋。河遂濬開。皆得神助

明天下湖獨嗣宣廟而陽門者。從門下發掘近左宗斷

宿社稷之壇新誌款命祀萬國朝晉邀恤謝輔斯

卺必祈禱也。祀典歲五月十三日，祭漢前將軍關某。先十日太常寺題遣本寺堂上官行禮。凡國有大災祭告之。萬曆四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司禮監太監李恩齎捧九旒冠玉帶龍袍金牌。牌書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於正陽門祠，建醮三日，頒知天下。然太常祭祀則仍書稱，史官焦竑曰，稱漢前將軍侯志也。天啓四年七月。禮部覆題得旨。祭始稱帝。先是成祖北征本雅失理經闊灤海。至於難河，擊敗阿魯台。軍前每見沙漠霧靄中。有神前我軍驅。其巾袍刀仗貌色鬚影。果然關公也。獨所跨白馬。師還。燕市先傳車駕北狩日。一旦民所畜白馬。忽出立庭中。不動不食。晡則喘汗

定乃食。同輝則止。事聞。乃敕崇祀祠。有修撫熊竑碑。廣
古北蕭其昌書之。祠籤最靈。休咎一無爽者。帝京景物畧

魏忠賢柄機。朝臣附之者以為父。忠賢目門乾兒。都人
作西于闆演義嘲之。其時獻媚者爭為立祠。自永恩祠
一偶而懷仁崇仁隆仁彰德顯德懋德崇德隆德茂德戴德
瞻德崇功報功元功旌功崇勳茂勳表勳感恩配恩瞻
恩德普鴻恩隆恩內而中官外而督撫大吏州縣莫不
徧于寰宇。至杭州建於西湖樓居忠武兩祠之間。而國
子監生陸萬齡請建祠於太學之側。則無忌憚極矣。聞
道祠小像有以沉檀塑者。腹中以錦。手足冠髻一如生

人。鵰爵則以金玉珠翠羽上谷一穴。以四時花鳥之。其獻媚如是。甫劇談小錄

天啟丁卯鄉闈。閩人顏光衷茂猷兼通五經。成文二十三首。外簾得之。以其文堪人。欲惜其違式。命止錄易經義以進。吾鄉祁世培彪佳收中。追取卷入對。始知其兼五經也。甲戌會試。亦兼五經。大服。主不敢自專。題疏上。命特中進士。於會錄列其名於會元之前。及壬午之北闈。癸未之會闈。詹與譚篆嚴貞懋錫爾仙元屢當。以報五經具題。卷首一體校閱。各與中式語。予考之當。昔漳州長泰縣黃文史字延賓。號遜史。穎悟博通。洪武二十二年應貢。庚午試南畿。五經題兼作。以違式黜

旨。太祖讀其天下一家論。大見稱異。御批特置第一。冕會試。授刑部主事。此則兼五經而應試之始也。宋時鄭俠之父。嘗同五經出身。又觀二年。莆田黃沫。以舍子特賜五經及第。又孫興中九經狀元。眞宗朝蔡齊字子思亦中九經狀元 兼書

國朝浙江舉嗣韓。福建林文英。皆以丁卯京闈五經兼作。邇准戊辰會試。凡人皆能。後不爲例。

崇禎朝所有五十相。所位初勸進者多結黨議。敗卜者或黜廷推。濫用簡命。定國是而斡密無間。爲陽宗隸承當巖關而審勿貪頂料心之所向。全在乎元年之枚卜。而宴興儒閣延儒稍仁說體之數起。宜興初啓。止於一推。君子持

之太過。體仁在上前，言多傾險。大臣宜以朝廷大體從容爭奏，俾體仁與錢謙益俱罷。至上未必不悟，乃家臣士承光權衡兩端，輔臣李標錢龍錫，苦心引救，不能明言兩人長短，故使體仁得行其說。由今思之，體仁用而天下亂，未必謙益用而天下治也。然謙益之為人也，才而取其才也可，以有為殊也，亦易於僨敗。體仁腹心陰沉，大有以過人，跡其所為，宜與比而體仁未嘗不私。武陵當吾剔歟，而體仁未嘗不詐譁成謂為舊，而體仁陰惡竊之，用事八年，致敵雖日深，動無機宜，盡兆其後之人顯得罪而已。獨免，畀操何說而得此？彼荏挾其微智，上以彌縫乎心，中以諉逸事任，下以獨遏言路，幸使名位

全。身家固。而滿者滿炎。不可收矣。語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人主之苍殳。不可一日而傾也。自神祖不視朝二十載。而天下之局。咸出於相之與臺諫以相持。宦寺秉之以馴致從魏之禍。迨懷宗誅鋤大奸。虛懷側席。不幸老成忠厚。今磨滅於逆奄之手。新進鋒起。頗欲借正論以挾持人主。而自詡功名。體仁乘帝之疑。持私說以陰誠惑亂。天下雖然惡與之爭。帝既信其孤立。又患難於獨任。則縱言者搏擊以觀之變。得中收其用。而蕭牆遂不可解。與帷威大計無一關大臣小臣之心。間取得失功罪。從而入於恩仇之中。伸語上。覆之務稽覈。莫適所從。兼以濫任事者之心。而抵於敗。故曰國家之禍樂

相與竄謀為之也。當宜興烏程其執政。草澤易於湔除。兩相避不之省。宜興去而寇患始棘。又經烏程之戀棧偷責釀禍而不決。策者累年。武陵受之。無所諉以至於潰。則當國之解免。不待智者知其難。宜興家居本伏樂亡以帝必思之身閑既久。亦不得已於一出。中外知其必出。誠以盡反烏程之所為。故其復相也。損租赦逋將獄肆赦。罷內操及諸鎮監軍。欲以大收士大夫之志。然必取當世所急者。一為縣官盡力。乃可身名兩全。顧宜興不知。為宜興謀者亦不知也。帝自念揣揣然無勞質旰而不効。姑取天下事付之宜興。以小自弛易。延儒至京上覲賜宴。退入宮。欣欣喜色曰。還是他。彼當時所謂指行。壬午元旦。皇極殿朝賀畢。帝孔顧謂曰。古來聖帝明王

掌教師溪今日謝彌夫尖。貧存遺意。卿等加朕師也。發於正月戊昆而來。爭新轉而面西向閣臣一揖曰。自古君臣吉同道而合。天下未有不尚平書。諸臣屍謝不敢當。帝曰。先生正是朕所敬的。自此手詔皆稱先生云。

朝士樂其容而恭其專。爭欲押驪龍之睡以行所欲。故雖中原應演。輒交口而誦相公。以拭目太平。宰相與臺諫之勢合。而變隙生矣。同宜與再召者。有江夏賀逢聖。

帝之允賀逢聖。故泊。同周延儒陳演召對。賜坐。德安[illegible]建業際懷聖然。然俊發大英。已賜宴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聖復大天。拜嚴十數不止。帝命之出。及出。[illegible][illegible]川張至發皆斜行離。復縱笑不止。見者怪以爲不祥。

不久稱病。謝德州陞者性谿刻。又以人言勇天下事一決於延儒。陳并研演。本與陞同拜。晉江將德璟。黃景昉興化吳甡。又以賀謝行後始入。甡故扶萘澗晉。以劉撫流賊有功者也。癸未三月朔。承天告陷。帝痛念山陵。民

闕。臣而誰歟。息咎失德。因責中外調度乖方。諸臣叩頭謝。次日帝詢剿寇。曰。傷嗣昌死。督師無人。則可往湖廣督師圖恢復狀。曰。逆賊不道。犯我陵闕。臣何敢惜其死。願陛下發勁旅。假便宜。繇之而南。必雪恥擒。退而上書請兵三萬人。進復襄陽承天。而兼顧南京。重根本。秦督師孫傳庭宜出關合勢圖賊。帝覽奏。殊不懌。御殿文閣召甡前曰。先生奏用多兵。三萬人豈易猝辦。且南京去楚遠。是退守也。詎是今日計耶。甡頓首曰。左良玉跋扈不用命。闖部十檄之不至。孫督侯恂是其舊帥。傳進數十騎為衛而見。臣憑藉寵靈。不過闖部。良玉退居江漢。有甚河南。方縱內寇。遑禦外侮。若臣有重兵在握。進可

剿強賊退可以驕帥不則徒損威重萬分何益南京尚
皇帝陵寢在焉臣懲承天前事豐芑是虞出師南征敢
不兼顧非退守也次輔陳演進曰督師去則督撫之兵
皆其兵甡曰臣之請兵正以督撫無兵耳泰督新集之
衆不足仗且遼緩幾千里勢豈相及豫督得良玉潰從
之卒數十豈足言軍豫兵敗於闖[illegible]新撫衷瘡痍凋散
者二千在河北楚兵承天新敗諸將不知存亡督撫何
兵可為臣調度者乎臣今日勉[illegible]上命提空名視師仰
而悍鎮束手待賊計入境之日必驕[illegible]急奏臣侍帷幄
[illegible]大顧尚不能請況在行間萬里外乎兵者國之大事
機宜一失悔不忍言臣敢惜餘生不以上告君父耶帝

見其語切，爲色動，曰：「先生言是。」者一時翻調究其分將一萬人從。乃召兵部尚書張國維議，剛以周通兵七千，馬科兵二千，京營兵一千，賜督師臣賞功銀五萬兩，而於左良玉下特給出餉金，專賜其軍，從督師請也。唐通亦以西協留防，而國維等與司農倪淑訓俱得畀。上方簡用大僚，於兵食事有所設施，督師請次太僕，帝一日召閣臣出制示之曰：「此蔡督撫兵疏也，卿等以爲何如？」姓曰：「兵惡擾，而傳庭易言之，矜其勇氣，刻日掃除，以豹東未定之兵，當饑疲方張之寇，是役也，臣竊危之。」上曰：「何也？」姓曰：「傳庭屢資甲仗，皆斂之於民，民男女老怨刺骨，又不能以愚儋而驅不教之民以戰，一往超利，難以持

久。信其間諜，恐墮從諜，臣愚不知其所以勝。惟上熟慮之。上因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先生見賊是賊，橫已極，泰將畬然一有所出，亦惡可以收也，性乃不敢復言。先是宜興之能用人也，六卿以下，鄭三俊、劉宗周、馮元颺、倪元璐等，皆其所稱譽，即上所最恨者，無如黃道周，且錄用，將帥魁則拔而至於相者也。自吳甡時人，於宜興最親。而興化之交亦厚，日遊於兩公之門，以招諸寵利，而三四趨風慓銳之徒，乃起而與之作儕，其中稍自持正者，默以告興化，謂兩相應宜自別白，又有宜興恭厚謹者，求申猶不噬，輒睽黏而陰背之，幸相與審諫且離日，令而江南北之局斷成，上亦頗知其端，未繇也，令延

儒先以觀歸前門中官及駱命書護內之間得以入見
出宿上意已疑之及屯軍用劉洋清為中軍諸而對因
大帥者走書朔備如長安時中官皆齊以開
受命辦嚴遂延火上指同官又從而齮齕之挾后而江
南北兩相供帳官與新撤點軍內操而與中官往來顯
片上器其合抱乃於誅上務民之首一
日宸召官備集屏左右而言及不過是非方敢囊括民
市而官與綜理中官皆以其者從縣實贊帝發之雖力
辦千官也以此報刺當而其過日開於上矣嘗金晉事
非承其駁多得以其失用由官與所涉命與吳昌壽
不公宗謝亦有意爲之養性見人大器中無開元之料
官游推上等答無賜稱而中止發料澳之於同鄉昇日
與國遠因遷以告同官贊良直見直其謫以延
綱戶直與化容樹以此并假世典相倒罷儒自用
循性看議生以二月請其直見猶緩飭鼠器待罪再疏
致仕大行變矣請行而以無兵爲言上日徐之兵將
自集卿獨往何益時延儒朝受命夕出都勝
公傳聞於促司農日上意欲吳公速行緩語相慰者
試耳觀百擬狀進可見然聞之不以爲然又以孫傳庭

出關。甚力言持重。而孫傳庭加督師。兼制陝皖豫楚諸
上意有後命
軍。專討賊事專責之矣。當是時。上新任樞計二臣。為元
璐。倪元璐。皆由兵侍郎不次用。召見中左門。諭之曰。國
家艱難。兵食官分一。卿兩人同鄉。用任才望。朕故用以
協心輔君。卿其有以報朕。此兩人者。公忠翊達。實有濟
艱才。早年爲體仁之所抑沒。元璐敍南卿中間助。倪元
璐則爲程思蔡澤之所噬動。[illegible]諭幼之官與甲午而始
出。一見被器遇。始信上知人。向選閣時皆體仁帶羅徹
之日。元璐[illegible]被[illegible][illegible]。上賜藥餌雜物。歷數月。不
得與元璐同值。乃編以便稽考。席設饌。行欽以以助之
聊支[illegible]國[illegible]。非其實也。節相見。輒頓足曰。使吾兩人早

受知。謂獨馬之力。天下事或不至潰裂。今定何及耶。傳庭之出關也。貽書元颺。雅不欲速戰。且上意及朝論趣之急。不得已督師。既下汝州。克寶豐。三日五捷。帝坐便閣喜甚。召元颺曰。傳庭比勝。賊滅亡在旦夕。卿居中調度有方。朕且加殊賞。元颺頓首曰。賊敗以饑以誘我師。兵法之所忌也。臣不能無憂。上默然良久乃應。因能去無何。傳庭兵敗。詔聞。在廷咸切齒競誅之。糾宜興者口數交上。方以西事為恨。日夜堅跡。而大臣多受金錢壞法令。無纖毫以國家為慮。而心怜之。謂何。因晨怒。而假獻忠先已破武昌。下又追恨。使少對早督師南征不至此。獨怪塞穌鮮有不心按物。故於逮延儒也。非

蛀治之。延儒賜歸內裁。延儒鐵於世故嫌面多所挽持多斷來不逆斷挽不資當持有參其利緒群小猶集厥衍名止貞錄更多形前一日輔拧盛寶等揚接日運盡延多之初切春猶鞏德如指相延歷前綱時藏叢人政天下戰熟夫之但其賦性竟陳門參省人秉謙假借延從不非盡知即知亦不能力綬以試蕭堅彭簡尹安所並省亡念其觀論一出片賦號學試終可咨鍋從部著議成可也常日雖奉嚴心例然莊月目男聖重人前論已明好今首慟勃今自裁己有旨一料因未出國門訖閣之

誅之無餘得緩死戍命歸詔延儒未罷時已擬用修撰魏藻德為大學士以

命兩史侍郎李建泰副都御史方岳貢同時輔陳演入閣依班次從延對第一甫三年岳貢久謂松江人先得讀用清名召見不三月得擢閣特周庶幾奈辰骨鯁拔從帳慷首重者許人善治生家有鄭欽欽明論以依睹有由之符曰公行且相矣

何以皆進。及相而賊已遁河。許不留之以為大綵賓。頭扼腕已迫。是時上數憤懣不食。建泰進曰。臣自度居中。無以分主憂願馳至太原。出私財購死士。且以儒率鄉里擊賊。不用公帑。十萬之衆可集也。上大悅。即其所薦凌駉。介松年。郭中傑以從。駉以進士授兵部主事。松年改戶科給事中。中傑假副總兵為中軍。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行遣將禮。先期駙馬都尉萬煒。奉特詔告太廟上臨軒手勅。代朕親征。加勢賜龍節一。尚方劍一。百僚皆侍。班。金吾備法駕。鑾輿御正陽門樓。光祿寺置宴。大合樂。御製詩餞行。建泰拜謝。上為之起。凭欄目送之。良久。乘輿乃返。是日大風揚沙。建泰就車。適數步而左斷

折。觀者以爲憂。進士程源私於駟曰。賊過河。令帥已驕
劫。若疾行可及殲則不能支。若晉破。公避行。無能爲也。
既而曲沃陷。逮秦家被掠。氣奪。所過東光諸小邑。閉門
不給餉。攻之始開。遂秦疾其兵盡潰。翁孫幾輔。不能進
上以遼秦之行也。於二月初。用工部尚書范景文。禮侍
邱在論入輔。而蔣德璟。貢於二月二十六日受命。將遣
蔣德璟以兵部尚書兼工部。進文淵閣。爲總河。爲貢以戶
部尚書兼兵部。進文淵閣。爲總漕。督管直練餉務。駐於
臨清。淮揚備南還也。尋得旨中止。居門也。德璟涵相繼
淮。德璟之罷也。以光時亨疏言練餉殃民。追咎首爲此
策。德璟撰旨云。向時聚斂小人。倡議搜括。致民窮禍

結誤國良深。上不悅，召見詰之，以小人主名。德璟不敢斥言楊嗣昌。但以督司農李待問爲對。帝曰：朕非聚斂，止欲練兵。德璟曰：皇上豈肯聚斂，因既有舊餉五百萬，新餉九百餘萬，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當時部科實難辭責。且所練兵馬安在？薊督抽練兵四萬五千，今止二萬五千；保督抽練三萬，今止二千五百；保鎮抽練三萬，今止二千五百；若山永兵七萬八千，薊密兵十萬，昌平兵四萬，宣大山西兵陝西三邊兵各二十餘萬，一經抽練，將原額兵馬俱不問，并所抽亦未練，徒增七百三十萬之餉耳。民安得不困？上曰：今已并三餉爲一，何必多言。璟言戶部雖并三餉爲一，然外州縣追比，只是三餉。上

震怒。責以朋比。德璟力辨。諸將臣復爲申救。而倪司農元璐。至以餉係本部職掌。自引咎。上始水釋。繼璟進又言臣因近日邊臣。每言兵馬只以練餉爲說。或數千或數百。抵塞明主。而全鎭新舊餉兵馬數萬。猶有不足。是因有練餉。而兵馬反少也。臣私心憾之。又近日直省各官。每借練餉名色。追比如火。致百姓困苦。遇賊輒迎練[illegible]餉設[illegible]未出練餉。而練餉又歸臣。又私心恨之益且外無兵內無民。且并餉亦不能完。故請停於議練餉之人目[illegible][illegible]頌[illegible]營延。因引咎由衷。上[illegible][illegible]之。竟以此[illegible]生是十四年一而[illegible]接御史[illegible][illegible]奏。[illegible][illegible]陳[illegible]又[illegible]聲[illegible]日[illegible][illegible]與人失其效[illegible][illegible]田[illegible]在[illegible]之發[illegible]父夢[illegible]子之[illegible]思歸明巡。[illegible]險則遺[illegible]除名[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無用。[illegible][illegible]者以[illegible][illegible]調而不[illegible]爲用。[illegible]虛

而銃仍在，不歸主帥，則臨陣偏裨，凡乘其隙而利其銃，試
弁抑制既熟，則凡可以釁謀轉隙，皆是物也。精神不用
以夷伍，而用以抑制，單銃不則以養兵，而用以習陣，伍
虛則無人，而又妄言練，銃然則僉然，而妄諉其咎，此兩
者之道也。先朝詞臣，有經世之略者，莫過於海上徐文定公
光啟，晉江蔣公德璟，徐公鼎，議及西洋火器，諸法皆請
求以備國用，惜年老未及行施，蔣公於錢糧士馬之數，
瞭若指掌，在上前亦能敢言，然上素惡其好訐，見延儒
體仁嗣昌龍，語多迎合，又獨巧捷給，而蔣不免於遲直
口操閩音，以此不甚合，然其時已危急，雖用之無益也，
德璟去，都諫孫承澤汪惟效爭之，皆力，舉叢繼亦以為
言，然已先傳謀繼為首輔矣，璟初以山西浙所未致語
去，又以在廷建寧見留，避嫌即具疏辭朝，并研相擠雖

同免。其得放在後。時撫鎮延騎已充斥。乃不果行。嗚呼。上之號咷求賢者十有六年。至末造庶幾乎一遇。以本觀之。如蔣德璟李建泰范景文之在政本。倪元璐兩元臧之備六卿。以視從前之京位者相去遠矣。然必用鄉肆十餘之瑯璣礫。臘而處乎其間。則又何也。祖宗朝各邊養兵。不取給於屯鹽民運二者。其關支京帑。始自正統、成於嘉靖之末。亦止三百餘萬。今抽餉練餉度所餉。將計。千餘萬。民窮財盡。而兵反少於往時。標營所陝、嵩時設國計民、貴萬死不足以塞責。然以報上之明綜者。但徵張效用。如楊嗣昌與時俱當守閘北。言且虛懷前席之聽從。不幸大勢已去。則知前人之嗟嘆。不

河撚咴。不得已事。出沃坡米其行。訪通州以澈臺城宅。

皆為目前支吾苟且。計其經久遠謨。非不深領其言。顧以無可如何。拂於心而逆於耳。噫嘻孰非將爲之哉。君子不得不致假於無用事之人也。蔡灌木剡編

高皇建都金陵。命劉誠意相地。縣前湖爲正殿基業也。植樁水中。止潦其道。少徙于後。誠意見之默然。上問之。對曰。如此亦好。但後不免遷都之舉。時金陵城告完。高皇與誠意觀之。曰。城高若此。誰能踰之。誠意曰。除非燕子能飛入耳。其意蓋謂燕王也。高皇又問誠意國祚短長。誠意曰。國祚悠久。萬子萬孫。方盡。後泰昌爲萬曆子矣。啟禎弘光。皆其曾孫也。果符其讖。蔣嫣叢編

李給諫清三垣筆記曰。闖賊入京命各官俱於二十一日延見是日各官畢集。一象獨仰大內淚如泉注。四彝館有回回使者六人亦召入不拜賊怒欲置之重辟使者曰吾君知明朝天子。不知易姓若歸告吾君以貢來朝。則鑒臨何辭今無君命故不敢。賊終不能屈。續表忠記

焚麈寄

科名

士患不聖賢豪傑耳，必科名哉。雖然，重科名則科名中未必絕聖賢豪傑也。姑畧其遠，請以所聞於近者，彙焉。後起者可以興。

隋始設進士科。唐太宗御崇政殿試進士，呼之面試。及第始唱名。明皇末始試詩賦，并雜文、貼經為三場。宋太祖賜歷試不第衆人出身，始放進士榜。太宗始分進士為三甲。（進士分判次自此始，宋世則諸）自賜新及第進士綠袍靴笏，仍賜宴瓊林院。太宗始置武舉，始詔進士預殿試者不黜落。哲宗詔進士專習經義，從此廢詩賦。（古今原始）

文獻通考。唐時所放進士。每歲不過二三十人。士之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尚有試吏部一關。韓文公三試吏部無成。則十年猶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獲祿者。自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初即位。思振淹滯。賜進士諸科出身者五百餘人。皆先賜綠袍靴笏。賜宴開寶寺。第一第二等進士。及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其餘皆優等注擬。寵章殊異。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驟。不聽。此太宗初一天下。欲以得士之盛。跨越前代。榮觀史冊。不知僥倖之心。欲速之習。中於士人者。且數百年而不可返矣。又考通典舉人條例。內經出身授緊縣尉判入第三等。授望縣尉。並經出身授望縣尉判

入第三等授縣尉進士與四經同對是唐時明經進
士初除不過縣尉至勝朝則一入詞林更不外補二甲
之除猶爲部屬州府長倅職此之謂其於唐人舉士之
初制失之遠矣日知錄

洪武間詔開科取士定科舉格初場各經義四書一道
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騎射書算律試之五事
場試格始此後有增損古今原始

洪武三年庚戌始開科舉試者鄉舉士百二十三人中
式者七十二人四年京畿復鄉試舉又合諸省之士會
試凡二百人中式百二十人其三年所舉鄉試士未及
會試悉授官六年停罷科舉十七年復頒行科舉第一

場試內書義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不能者試各減一道四書義主朱子集註經義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傳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其易之廢程而專用朱春秋之廢張而專用胡不知起於何時然程氏易傳人多有閱之者至張洽春秋傳今坊本無有行世者而習春秋者且不知其名矣叢書

明初三科有四書疑問倣元制也洪武甲子易以四書名曰制義藝

本朝照行康熙癸卯甲辰丙午丁未兩鄉會試並去頭場止用論策取士論題仍用四書已酉復八股制藝至今遵行慶崇臨撰

近代取士法首重科目然宋明試錄存三本以其有衆

文公文文山名在焉科目重人乎人重科目乎晉州志試官不刊實錄而台作文則誤閱文出簾宴出題宴五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甚誤閱文蓋場中閱文之日甚促也初九舉子入場十一日始謄進第一場文十二日第二場出題文促矣十五第二場文始謄進二十外三場文始謄完會取卷宴又促矣二十九放榜盛草榜已定於二十五六在院閱文之日不過半月而飲宴之誤以間之甚以真才多遺必減飲宴寬以月日乃可求志錄

科第至三元世必豔稱之矣不知昔人有中四元者唐崔元翰晚年取應而首捷京兆解頭禮狀頭宏詞敕頭

制科三等數頭。說儲

北京解元。其初不盡北直隸人。如景泰丙子徐泰。正德丙子周光宙。嘉靖戊子馬一龍。辛卯馬從謙。癸卯沈紹慶。隆慶丁卯莊允中。俱南直隸人。正統辛酉章以占。甲子司馬恂。天順壬午鄭崧。弘治戊午孫清。辛酉謝丕。嘉靖壬午周祥。己酉孫鋌。俱浙江人。成化丙午羅玘。江西人。宣德壬子宋琮。隆慶庚午李廷機。萬曆癸酉柯挺。俱福建人。永樂丁酉鄭光溥。山東人。宣德乙卯錦晃。河南人。永樂乙酉楊廉。四川人。萬曆壬子宋盛翔。以浙人領解。此後必北直隸人居首矣。南京解元。其初亦不盡南直隸人。如正德庚午許纘先。嘉靖庚子許仁卿。俱浙

江人洪武甲子廖孟瞻丙子尹昌隆永樂辛卯徐則實
嘉靖壬子孫濬俱江西人洪武庚午黃文史永樂戊子
黃壽生俱福建人夫科場取士期於得人豈非王臣議
者必欲區別之名從公而實私也（南京求儲錄）
明鄉試直隸取百名加國學三十名又謄行五名故皆
繇以典史雜職赴京中北直隸鄉試而廷試為狀元今
無復有應試者矣（升菴）
胥繇為典史日久讀書不綴邑令戲之曰將欲中狀元
乎繇曰誠如尊諭（明朝狀元譜）
明狀元入閣辦事者十二人胡廣曹鼐馬愉陳循商輅
彭時謝遷費宏顧鼎臣李春芳申時行周延儒　國朝

傳以浙。呂宮、徐元文

玉堂叢語

明解元登狀元者十一人。黃觀、吳伯宗、林環、蕭時中、陳循、商輅、柯潛、彭教、謝遷、李旻、楊維聰。國朝解元登狀元者胡任輿。仝上

明會元登狀元者八人。黃觀、商輅、吳寬、錢福、倫文叙、楊守勤、韓敬、周延儒。國朝會元登狀元者韓菼、彭定求、陸肯堂。仝上

康熙己酉余分校晉闈所得士馮雲驌等而陸肯堂、胡任輿俱出其時江南榜。

明狀元以直諫而被謫者三人。羅倫、張昇、舒芬也。羅倫論李賢奪情起復，張昇論劉吉，舒芬諫武宗南巡，此三

人者真可謂不負大科矣。三人皆江西人。寄中删集

前朝少年解元。廣西蔣冕十五歲。南直隷余毅中。廣東馬拯俱十七歲。皇明創據事

十二歲。楊文忠廷和舉鄉試。大理卿米李。太常卿任道遜。舉奇童待來宮書。　十四歲。趙中丞時春中經魁。楊文襄一淸中鄉試。　十五歲。蔣文定冕中解元。　十六歲。王庶子臣登進士。何提學景明。張少師居正中鄉魁。　十七歲。李少師東陽舉會試。太常王學士獻。張宮傅繁。王守卿廷幹。舉進士。爲工部拯。余太僕毅中。俱舉解元。沐都督昂以戰功僉都督。　十八歲。趙中丞時春中會元。陳修撰景著中探花。王兵侍偉。楊文襄一淸。王侍

蒲洪、王參政慎中。俱第進士。奇童洪鍾、舉進士、是年卒、

解學士縉、中解元、殷少保士儋、中鄉魁。　十九歲、李詹、

事泰、白中丞圻、楊文忠廷和、何少宰孟春、陳中丞爌、蔡

尚書克廉、俱舉進士。　二十歲、費少師宏、欒狀元、鄧司

成守節、俞司成以訓、俱中會元、則戴編修大賓、俱及第、

辭學士縉、向布都寶、張學士禎、王中丞雲鳳、胡司馬汝

礪、李司馬昆、盛右都應期、李司徒如圭、何提學景明、王

太宰用賓、方少保逢甫、俱登第、　二十八歲、沐定遠晟、

封黔國公、仝上

胡忠安公濙、爲禮部尚書。自宣德丁未至景泰甲戌、凡

十爲會試知貢舉官、仝上

一府七會元常熟施鳳 太倉吳釴 長洲吳寬吳縣王鏊吳江趙寬常熟瞿景淳太倉王錫爵仝上

中進士而祖孫父子相見者絕少惟福建侯官縣林春澤正德甲戌進士為建昌太守子應亮嘉靖壬辰進士為戶部侍郎孫如楚嘉靖乙丑進士為廣東提學副使浙江烏程縣董份嘉靖辛丑進士為禮部尚書子道醇萬曆癸未進士為給事中孫嗣成萬曆庚辰進士為禮部郎中祖孫父子俱在一堂而林氏尤享上壽建昌一百四歲侍郎八十歲學憲自廣東告歸侍養仝上

明三元者二人其一商公輅其一黃公觀正氣紀云黃觀貴池人字伯瀾一字尚賓洪武甲子應貢入太學發

解南畿。辛未會試第一。廷對策入彀。太祖嘉之。擢狀元。除翰林修撰。後殉建文難。池州學宮中三元扁尚存。鶴窗剩言

王蹊菴冢宰。有識鑒。一日在高平劉尹一相座。劉出其子鴻訓及同窗二孫。一張。并館師王。五人課藝請政。蹊菴覽之。驚曰。皆廊輔才也。安得萃處一室。館師文雖工。福遠不及。諸子後。孫公居相。壬辰進士。官戶部尚書。孫公鼎相。戊戌進士。官副都御史。張鼎企鉉。庚戌進士。官總憲尚書。鴻訓癸丑進士。官東閣大學士。其館師王家驥亦壬辰進士。選溧陽知縣。未任卒於途。蹊菴之言竟不爽　耳談

明初歲貢生。在京中式者。必令出榜原籍張掛。嘗見新昌志載云。禮部爲科舉事。洪武十七年九月十三日。本部尚書任昂等官。於華蓋殿奏。聖旨。在京鄉試多有中式的國子監生。爲他肯學。所以取中。似這等生員好生光顯他父母。恁部裏出榜於原籍去處張掛。着他鄉里知道。欽此。今將中式生員開坐。合行出榜知會。須至榜者。浙江布政司紹興府新昌縣第十名蔡用嘉。說郛

劉文正選。以解元會魁。中狀元。而子不復以解元會魁及第。俞諭德文叙。以會元中狀元。而長子道恭以諒。復領省解。次子祭酒以訓。會元及第。此其最盛者也。黃行人乾亨。子御史如金。史僉事俊。子尚書道。毛文簡紀。子

太僕滇張侍郎志淳子副使含俱父子解元曾狀元鶴齡孫追贈狀元家從子懋中羅文莊欽順從子玘俱進士及第孫文恪陞及第而子鈺鄉薦第一鑛會試第一兄堪武會試第一至都督劉尚書龍祖副使潔父刑部鳳儀俱鄉試第四人龍及子郎中承恩俱第二人葛少保守禮與其孫曦俱山東解元若兄弟高科如承樂甲中周廣子述昆史部爵同升及第正統技奈中彭文憲時中狀元文思擢中會元然是從兄歌正楊文懿守陳尚書守阯劉文簡春孫政台王文莊鴻儒任政鴻漸俱解元而守阯春復及第其三兄俱落文揚光祿惟聰已那解元辛巳狀元而兄廣子惟熊因成及第王太史錫

爵會元。及第而彭鼎爵復會試第五人。皇明紀略

洪武間。選秀才張宗濂等。隨詹事府左春坊官。分班入直文華殿。侍講說。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疾病等事。閒陳古今孝節忠信文學才藝諸故事。日以爲常。宣德七年。以故鴻臚寺爲翰林院。落成。諸殿大學士皆至。獨不設西楊南楊座。或問之。應曰。此非三公府也。三楊以聞。命工部設座。禮部叙次位。三楊始自內閣出。坐諸學士上。玉堂叢語

花綸初授修撰。年十八。請假歸娶。練子寧送以詩云。三月都門鶯亂啼。郎君春色上春衣。潘生況擬供調膳。張敞仍須學畫眉。南陌酒香銀甕熟。西湖月照畫船歸。極

知身負君恩重。莫遣心隨粉黛移。堯山堂外紀

建文庚辰狀元胡靖。第二名王艮。吉水人。第三名李貫。廬陵人。俱吉安府。而二甲第一名吳溥。第三名朱塔。皆江西。溥又會元也。永樂甲申狀元曾棨。永豐人。第二名周述。第三名周孟簡。俱吉水人。二甲第一名楊相。第四名王直。俱泰和人。第二名宋子環。吉水人。第三名王訓。廬陵人。相又會元也。七人皆吉安府。內閣學士預參七人。而五人者。解縉。胡廣。楊士奇。胡儼。金幼孜。皆江西。其三人皆吉安府。皇明盛事

永樂甲申科。廬陵周孟簡與弟述同登第。述在孟簡之前。太宗因弟不可以先兄。乃置述於後。此即二宋故事

也。玉堂叢語

狀元任亨泰。襄陽人。永樂寵遇特隆。命有司建狀元坊以旌之。聖旨建坊自此始。仝上

曾棨字子棨。五歲能識象數。事稱江西才子。永樂中甲申狀元。其生洪武乙巳九月十日亥時。其孫追亦生洪熙乙巳九月七日亥時。年月日時皆同。兩名追。成化戊戌。追亦探花及第。堯山堂外紀

永樂初曾棨赴會試。同鄉有劉子欽者。由省元至會元。將殿試。解縉在翰林會間。稱之曰。狀元屬子矣。子欽自負。略不少遜。縉少之。家以此意示棨。明日廷對。棨策最詳。殆及萬言。遂擢第一。殿試罷。作詩。有曰。曉開三殿

降綠綸案曉臨軒策小臣。紅燭影催金闕曙。紫霞香泛玉壺春。雲霄九萬扶搖近。醴樂三千制作新。淺薄未能宣聖德。願歌棫樸繼昌辰。今上

王翰林洪以總角登第。永樂甲戌命禮部與行三加禮畢。杜燧林英入官翰林。與王直王英齊名。稱三王。玉堂叢語

皇朝盛事云。永樂甲申狀元曾棨永豐人。會試湯相泰和人俱吉安府。嘉靖壬戌狀元徐時行吳縣人。會元王錫爵太倉人俱蘇州府。　本朝康熙丁丑江南解元張兆鵬吉邑芳干人也。父仍休寧庠生。浙江解元吳鋐歙溪南人。辛未狀元戴有祺吉邑璜溪人。會元張璦祁

門人亦一科同郡兩元矣。萬青閣偶談

永樂中各省鄉試多有儒士主考而品官同考者景泰二年會試莆田林文俯撰也而為主考吉水劉儼侍講也而為同考當日重任斷文故不序齒 林蘭記

永樂十六年戊戌會試金谿王英為總裁至八年庚子二十一年癸卯復主順天鄉試永樂十九年辛丑會試吉水周述為總裁至宣德七年壬子復主順天鄉試宣德五年庚戌會試吉水錢習禮總裁至七年壬子正統六年辛酉復主順天鄉試皆先主會試而復主鄉試後此刻永聞矣 仝上

瑄孫端宣德間為御史時多所彈劾正統初權貴忌之

罷歸。京師士大夫。以宋人贈虞子方。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之句。分韻作詩送之。送者皆歎遠識。不數年。孟端諸子連中進士。爲京官。同處一邸。嘗書題於壁曰。四壁金華春宴罷。滿床牙笏早朝歸。人多羨之。堯山堂外紀

正統十三年。賜彭時陳鑑岳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時於謝恩之夕。坐以待旦。隱几不寐。竟失朝。科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拏禮部尚書胡濙出功奏。狀元彭時不到。合付錦衣衛拏。上是之。是科一甲三人。時稱爲儒釋道。狀元彭時儒籍。榜眼陳鑑神樂觀道士。四十尚未娶。探花岳正。早喪父。嫡母不容。避居興隆寺從僧。故云。其齒

最少者。河南李泰父永昌。見爲太監。通紀補遺

正德丙辰第一甲第一名施槃。吳縣人。第二甲第一名張和。崑山人。第二甲第一名莫震。六江人。皆蘇州府。見

朝盛事

劉學士儼。景泰中典北畿秋試。取江陰徐泰爲解元。泰本富族。有欲更爲親厚薦者。泰傲與泰有私。儼欲扣關力辯。禮部請覆試。上從之。召五經魁士親試禁中。彌封以示閣老某某。取次折封。一與原榜無異。仍賜泰爲解元。時目爲欽賜舉人。西樵野記

景泰丙子鄉舉。吳啓文舉。以春秋學生發解應天。徐泰士亨。以書經監生發解順天。皆邑人同學。今餘日錄

彭華。安福人。景泰五年會元。是科狀元孫賢。河南人。榜眼徐溥。宜興人。探花徐鎋。武進人。賢而黑溥而白。鎋而黃時爲鐵狀元。銀榜眼。金探花。狀元譜

天順癸未。貢院火。甲中又火。舉人死者九十餘人。好事者爲詩云。皿棘如何也忌才。春風散作禮闈災。碧桃難向天邊種。丹桂誰從火裏開。豪氣滿塲爭吐燄。壯心一夜盡成灰。曲江勝事今何在白骨稜稜漫作堆。鶴江新

天順壬午科。浙江東陽盧楷。初爲仇家所忌。陷入附鳳至八月六日晚甫得脫繫。計試事已無及矣。是夜大雨如注。水漲溢隄。次早撥船。又明日即抵武林。遂得應試

因書一絶於朝天門上云。昨從和步撥船開。午過蘭江晩釣臺。今日浙江樓上望。半千里路似飛來。及放榜。乃孫多士。談書初編

朱希周弘治丙辰狀元。年八十四。見嘉靖丙辰狀元諸大綬而殁。玉堂叢語

又無錫某科進士。花甲一週。與某科新進士會同年。令其子輩俱拜爲年伯。余於甲子年會辛卯同年在仕籍者於寄園。胡又弓。李九畹。鄒山公。王龍洲。岳鎭九。王涓來。成愚崑。王阮亭。張蓮峯。田子眉。鄭方旦。蔣飛占。任介石。梁翼庭。郝飂嘉。胡二齋。吳曉岳。李遜五。沈繼菴。杜讓水。張羽京。王爾成。陸會菴。陸節菴。主人

沈繹堂、姚陛山。李湊倩、尹瀾柱、及予。共二十九位。今甲戌年、止鄭山公。王涓來、王阮亭。三位尚列朝端。

嚴州小郡也。成化初。商文毅輅、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居內閣。姚莊敏公夔以太子少保爲吏部尚書。又商公以乙卯解元爲乙丑會狀、姚公以辛酉解元爲壬戌會元。二甲傳臚。商公自脩撰超人內閣、姚自給事中超拜侍郎。皇朝盛事

吳文定公寬少就塾。偶偕稚友二三。詣一土地祠嬉戲書神座云。土地無道。貶三十里。既歸。其師夢有土地乞告曰令徒見譴大曹筆也無所施計。冀師爲我釋之。詰旦。師訪諸徒得之。力命文定爲洗滌之。文定復如祠書

免貶二字去。成化壬辰文定廷試首冠。位至少宰學銓事。野記

錢唐李子陽旻。少有文名。成化庚子秋試。八月二日。與同輩入學晨發。忽五色一鳥飛入明倫堂。盤旋不去。諸生喧縱聚觀。覓樓止於梁間二日。眾以為此文明之兆。子陽為詩慶之曰。文采翩翩世所稀。諸堂飛止正相宜。定知覽德來千仞。不但希恩借一枝。奚爾能知鴻鵠志。催人同上鳳凰池。解元魁選皆常事。更向天衢作羽儀。是歲子陽果以易經發解。甲辰廷試第一。堯山堂外紀

羅倫字彝正。號一峯。既中會試。於禮部部頒卷時。自言人於場屋。有志廷對。願增紙以畢所欲陳。禮部官壯其志

許之。懋賞遂有三十幅。時李文達進讀羅卷。既久。李年漸高。至不能起。上命兩內臣掖之。是年羅遂大魁。至次科會試。亦有欲比羅例者。禮部官以為有意希旨。不從故至今惟以十三幅為式。仝上

唐皋字守之。徽州歙縣人。嘗參與鄭佐同榜。時皋年已三十餘。而佐方丱。後佐年十九。與皋兩榜皆同捷。仝上

唐皋在歙。肆日夕以魁元自擬。縣累[illegible]擯落。而志不怠。鄉人誚之曰。徽州好個唐皋哥。一氣[illegible]走十科。經魁解元荷包裏。爭奈京城剪絡多。唐聞之。志益勵。因題書室壁曰。愈讀愈不中。唐皋其如命何。愈不中愈讀。命其如唐皋何。又嘗見人所持便面。畫一漁翁網魚。題曰。一

網設一網，終有一網得。矣殺無網人　郎淵容曉瀛泊正

癸酉甲戌。聯連捷鄉魁狀元及第　仝上

倫文敘。廣東南海縣人，出儒士中會元狀元。子以諒。甫

儒士中正德丙子解元，以訓，由儒士中正德丁丑會元

榜眼，父子三人。各占一元，且父子會元。又兩中鼎甲，皆

由儒士，夫豈偶然。　倫元小筱

弘治戊午。南京龍覺。精於文義。中壬子省魁。乙卯代僉都

御史潘子遠入試浙場。中第八。又與同中甲科。人有詩

稱之曰。阿翁一自轉都堂。百計千方幹入場。金滿財多

子孫旺。龍覺家窮手兒長。有錢使得鬼推磨。無學都將

人頂缸。銜與兩京言路者。好排陶鬪說彌章。其許盛將

於時。後二人皆不容於清議。一北渐僉。一北太僕丞。今科場弊今批首立貢院門內。辦同試者面貌。方入掄由此始。來山堂外紀

永嘉江陵兩相公。最得君。最强愎。其可恨處不少。非有一最得意處。永嘉典嘉靖乙丑試。會元唐荊川順之。狀元羅念菴洪先。江陵典隆慶辛未試會元鄧定宇以讚。狀元張陽和元汴。門人何處得來。且同道同心。事座主不阿附。亦不抗怫。最為得體。湧幢小品

海鹽倪政。字拱德。以鄉舉訓興化學。終松溪諭。初興化生王譽者。政才之。故規砭不少借。秋試。譽禱夢九鯉神曰。當問倪先生。譽以先生必無好言。勉往一請。政怒。愠

曰去中解元來擧書甚疾趨出。果發解歸 海鹽縣志

科場夢兆應否萬有不齊偶釆一二則以該其餘、

畢瑜為山東提學日。有張驛丞者鄉試中式。瑜贈之詩曰一官趾不與清流。忙裏遺編自校讐。想棘豈能留彩鳳、鹽車未必困驊騮東落領薦名初顯西蜀題橋志已酬、脫卻樊籠人佳境。春雷萬里步瀛洲 堯山堂外紀

萬曆十三年。詔起侍郎王錫爵為文淵閣大學士。時首相申時行吳縣人。次相許國歙縣人。三相同出南省。二相同一府。時行壬戌狀元。錫爵同科會元。國辛酉解元、三相各占一元、華州王庭詩兄弟三人。庭詩年十七中漸舉次弟庭譔、年十六繼中。幼弟庭諭年十五亦中。三

人皆早發。各占十歲。無同者。其後又各舉進士。說郛

許相國。金陵鄉試。與王中二公。偶同坐。有術士過指之曰。元元元元。首許終中。果不爽。許貧將歲除。袖修金歸。偶投水婢。贈之。方患無以卒歲。徘徊河西橋。休寧程爵遇之。高其義。厚贈之。結姻焉。次年許即發解。宦虹筆記

袁了凡。初名表。萬曆丁丑下第。夢袁黃作會元。因改名黃。比下科登第。則會元袁宗道。黃汝良次焉。了凡少時遇異人。知數前定。不復營求。而改名以希遇於不可憑之夢。其於前定。尚在疑似間。蠡譚

順治己亥秋八月。兩行會試。予與同年朱若臣士稜同公車。若臣夢看榜。榜首姓朱。單名是金字偏傍。左

邀不甚、丁丁。予笑曰。年兒未必便中會元。得無為他人作嫁耶。若原具崇禮部。改名鎔。榜發會元朱鎔。

萬曆丁丑。張太岳子嗣修。榜眼及第。庚辰。懋脩復登鼎元。有無名子揭戶占於朝門曰。狀元榜眼姓俱張。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堅不去。六郎還作探花郎。後俱削籍。故當時語曰。丁丑無眼。庚辰無頭　掄元小録

天啓間。某進士才大而數奇。以齒過知命。就童子試。其邑令某。少年高第也。見其老意甚輕之。入衙為太夫人具述。且哂。母曰。其文何如。對以未閱。母不覺潸然淚下。令請故。母曰。汝父攻苦一生。而不得附名於牓。賫志沒故淵。而悲耳。令隨取其卷閱之。大為驚賞。取冠多士。是

府。太守亦詞其作。令乃具陳所以。賞拔之。故太守亦取以冠軍。遂入泮。未幾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京秩後邑令。以覲至京。病故。喪事皆出其經理。康右編

熊公廷弼己中武解元。因事為當道呵責。大以為辱。折節為帖括。遊庠。及赴省試。未獲錄。利路號於督學。請收遺才。督學為無錫鄒公。以錄遺已過。不允。熊力大。持其輿。與夫俱倒。督學怒。立晝三十板。出題命作文。意欲與之。熊立就。不加點。文又大佳。督學喜。送入闈。遂發解。後熊督南畿學。見鄒。鄒踧踖若悔。公曰雷霆雨露皆佩教誨。歡然無復遺憾。容沚集

蔡公懋德視學江西。是時崇禎以登極恩。每學拔一人

貢京師。公矢諸神。謝私謁。榜發。揭公重熙第一。陳公睦叅次之。際泰爲諸生時。以文播於朝。鮮與重熙皆舉進士。而重熙卒慷慨殉國難焉。先是蔡公素耳大士名。欲首拔之。曰未午有以令作五經文呈者。以爲大士也。闈之。乃揭耳。少頃大士果以卷來。公曰。二卷俱佳。但揭卷尚書一藝。稍弱。意欲爲首陳地也。揭曉聲即於榮頭復補一藝。公遂首揭。豹隱集

侯執蒲大梁人。年二十一。同兄執躬舉戊子孝廉。提學使者長垣李化龍謂曰。吾授生時。獨未飲鹿鳴。能前知二子皆列卿。然長者聯第。次者當後十年。執蒲果以戊戌登進士科。李騰芳者。執蒲座主也。執蒲既第。數以文

進勝芳輒擲不錄最後私問其小豎言獨見官進士應襄文則大喜且執籍乃求應襄爲文三勝芳三稱善既而嘆曰官生雖善文詞吾陰相之其人後必敗侯生器識當建大節何其文之類官生也吾不復相天下士矣　壯悔堂集

正德間大學士毛澄迎肅皇帝舊至獲城過橋偶爾橋崩有碑出焉碑文曰橋崩大石過碑出狀元來毛乃弘治癸丑狀元也　堯山堂外紀

中州士人周景蘧舉不第一夕有神見夢曰汝須待魏尚倫同中周覺而求諸校中竟不得其人後十餘年以有　尚倫入學問其來歷愕然其年周君不祿科舉魏

同告考。周代魏作。兩人俱入試。三場同號房亦然。周中本房第一。魏亦登科。周至膴仕。魏至縣令云。升菴外集

明朝制藝。俳有分兩。作文者閱文者皆可操券而取。一人出闈得意甚。自以爲會元矣。倘夜散步。聞有悞墮泥中者。大呼曰誰來救。會元其人急往挽之起。詢其寓闈文。果高一籌。因頓恨事。我第二矣。已而榜發。果然。董宗伯思自料趨南宮。往謁其尊公。公歎曰。見入場須加意我向央汝爲元。今不穩矣。以吾前閱陶孝廉文出汝上也。宗伯謹受教。尚馬來題。聚歛句。已重頓矣。詭其尊公言。欲爲陶上。復改之。已而場中定元。以董平登。不及陶遂置第二。馮公夢禎會試年。有貴介子弟。預購闈題。悶

某公與某公議。但曰。斗筲字要之何用。黃介子蓬知為行已有恥三節矣。焉知之。邀一教友入西山。靜養半月。得一破曰。聖人與賢者論士。而其所重者可知矣。得意甚。曰我會元矣。已而出闈。偏訊同袍文。但聞其破曰。不及我也。榜發。果魁多士。湯宣城賓尹。讀書山寺。上科某會元來訪傳衣鉢者。偶過其地。見湯俳佪於寺廊下。忽疾走狂笑。大擊寺鐘無數。某公問之。則曰。我作一元文。樂甚也。索觀之。曰。是矣。但仍未盡善。因指其瑕。湯大服請教。遂授以元脉焉。（嘯虹筆記）

正德間。揚州江都縣有嘯人鄭姓者。一夕經南門。忽見空中紅光灼爍。仰視。則天開眼也。隨拜隨與。不覺聲出

於口，自是不啞。揚州曹進士守真云：隨巴乃其父之相識，因天關服一拜，而遂消音聲。萬曾 劉謂讀

國朝徐相國元文，進試金陵，一船家啞子，忽迎曰：狀元來矣。後魁天下，遂一船與之，俾溫飽終身。

正統元年，兩京設提學御史，各省設僉事，彰勵眾人，督南直隸松江府應試，取十五人。華亭七人，或以為少，請益之，不許，曰：吾所取皆決科，若是足矣。及秋榜出，鎖聯第一。徐觀第三，張恭第五，所遺者華亭二人耳。其精鑒如此。此後尚憲衡學，提學者協落衛水揚宣與浙江山之憶錄，鍚扳糧扭湖，超拔申許王三相國。鏡以僉都在於家。三相方在朝，分作珠詩傳發，亦盛事也。揚至

總憍衙郎。湧幢小品

馬狀元鐸，母馬氏妾也。嫡妒不容，再嫁同邑李氏，復生一子名馬，亦中狀元。御筆於馬旁加其字，名騏。逾三日臚傳，凡三唱，無應者。曰：即李馬也。騏乃受詔，尋擢刺騏字。墨書馬，朱書騏。吳史

董尚書潯陽公，三世四進士。庚辰科，公之長孫青芝先父釋褐。報至，公携杖往視子舍。時隆山夫人以夫不復第，方按几大慟。公慰之曰：汝子幸已貴，何哭為？吾子不第，是吾痛耳。不覺涕泪交下。次科隆山亦第。仝上

李千鱗子駒敏慧能文，有聲歷下。王元美屬司理魏先孚，因秋闈之便拔之。曰：雖私亦公也。魏在場中，檢之數

日。不可得。既歎惋。見騎卷委於牀下與土中。已作皆售騎來幾病殺。無了。了。驚之白諸樓。竟屬他人。秋燈

浮碧山之神。惟東嶽最靈。凡以彩斯者。趣如鄉邑中有父子同應鄉試者。禱於嶽。以夢示曰。汝往問泰寶三冊人可矣。二人未解所謂。偶下山。見一婦浣於河。問之曰。泰寶三藏人者爲誰。其婦張目咤曰。汝來問爲。蓋此婦與邑少年泰寶三狎。故有是號。忽聞其語而心怪之。二人猶未悟。對曰。吾欲問我父子誰中。其婦駡曰。入你娘的倒會中。其年父果中。笑史

劉任興爲諸生時。夢人贈二奇圖。云。手指楚圖示天下。辛酉江南發解。丙辰公車。甲戌以孔子登東山題

捷會榜第七。謂予家門。述舊夢。予曰。君今其得狀頭乎。任典謙讓未遑。又唱。而驗

乙卯年南場中有魚見於門。魚水族也。水至潔也。而汙穢至此。又見於場中。此文明失位之象。次年丙辰會試沈同和以代筆中第一名。代筆者趙鳴陽中第六名。俱吳江人。事發按問。沈除名。吳戍。水國。逢應其占。亦一所運也。撫州人為之語曰。丙辰會縱。斷久絕六。遂名次適應其數云。射策有才情者以能數居其度中。代筆者往往有人。皆無他異。所謂有數有不數也。何從來繳。剽留小錄

江西吉安府。白鷺洲刊新增三十八年己未六十一名

式者七百八十八人。狀元十一人。榜眼十一人。探花十人。會元八人。解元三十九人。官至宰輔者九人。一品者六人。尚書二十二人。侍郎者二十五人。可謂

壬戌前一歲。武昌將者夢天榜。狀元徐時行也。隔江郎君亞一生。聞此語頗。留物色得之。勞以羊酒。月贈供給。曰。相公必是狀元。與時無相忘。生大喜下中。大悅。遂猛進學。適當揚發。乃姑蘇申相國時行。如稱徐姓。而生以病進學歸。血卒。先伯氏爲相國同榜進士。嘗向相國言。爲御劉公上

姑蘇有儒者許調螯。年老。尚未採芹。偶作某公子許倩入都。公子既一使其卿。無心入場屋。試謂許曰。代我會

試何如。許慨諾，曰：無傷也，自監臨及內外簾，皆親故，聞唱我名，必代此權耳。既入，乃坐天字二號，謹垂簾，不敢出頭，恐人覺其替身也。天字三號，亦蘇州孝廉，子入場先一夕，夢人告曰：汝若坐天字二號，必中。既微差，甚悵悵。試識認坐二號者何人，驗其應否。既抵簾，詳其爲許，聞情大駭。許欲以實告，曰：蒙吾求之。臨號生曰：若欲不張揚，請換二號與我坐。不得已從之，已而張既竟不能成一字，又來問許。許七藝已草就矣，臨號生曰：與我七草，方不叫破。又從之。然許終恐負公子托也，更草七藝爲之。來貴榜發，公子與臨號生，俱捷南宮。其謀所以報許，許曰：大福不小，功名非所願也，但我意尚慕丁二

家門耳。知其事者，謂一韋生中兩進士。鄭升集

古今名爵之盛。王謝尚矣。與如張說三世宰相。明如靈寶許氏。一門皆貴。希遇也。我朝進與人物之盛。亦有足進者。父子尚書。王燕翁。王熙。宛平人。兄弟總憲。徐元文、徐乾學、崑山人。父子同時總督。白色純。白潢貞。遼東人。一榜三鼎甲。馬世俊狀元。鮑亦祥榜眼。葉方藹探花。俱江南丁酉科。乃月江猶所取也。一門三鼎甲。徐元文狀元。徐秉義。徐乾學。俱探花。同榜。一縣。山右輔。山東蔡都孫廷銓、馮溥。俱己卯科。洪承疇以內閣經略五省。吳興祚由知縣三年陞總督。皆異數。柳窗小史

予本籍休寧人。寄錢塘。同時兩相國。黃次辰機。錢塘

人。吳扉巷正治。休寧人。俱與予鄉誼甚篤。

余進士振敬未遇時。祈夢于少保墳。夢語之云。對陸生之策。庵蹇敗科。乙丑捷南宮。殿試日。渭陸宣公。對曰。狀頭定屬君。問何以知之。遂述其夢。已而果然。（棣副新語）

一書生禱余神處甚。同儕戲以經書文七首當神座前。書生得之。喜曰神賜也。獨背受而習之。及試命題。一一如所讀。竟發第。又嗣後周處祠。對其人號有見像蒙垢者。手拂拭之。其人素羸。忽腐祠上。稍以勇聞。人謂得周然助云。（說儲）

壬辰。予與胡道南沈禹莊會試。其術都城張眉若子語道南云。參乎今科。嘗嘗樂今。道南曰。未也。時已

二月初六將進闈矣。道南晚作此題文。止三百餘字。予爲評隲訖。語曰。予一時未能收束作短篇。不能與兄再作同門也。及至小寓將進場時。同在炕上。予偶云道南昨作參乎章好甚。同人取閱。而禹玉注目多時。予謔之曰。君欲抄其文耶。何閱之久也。予與道南禹玉卷。俱在王公舜年房內。道南中式。批予落卷有人惡才也。君患才多。再一整斂。自振前茅。語禹玉已得復失。閱其落卷。即次題參乎。全抄道南新作。因首同而黜。道南初謁房師。即云場中兩卷俱好。惜二題直復。鄭房李公曰云。既抄時文。何不兩棄。王公云。必中其一。心乃安。李爲指闈。乃得胡而棄沈。予曰。此有

天道存焉。書以文誨教人、及好抄人文者、均當以是爲戒。

戊子、予讀書寒隱。偶憩於泉亭、見李文宗際期屏去騶從、止携一小童、步行入亭谷、與予書齋隔一牆。後時李公步行去、都僧籙過予云、貴公索僧以尊請而速宗師六、倫此時而斷儕有十子、學生未識其面、夜過予、背際不絕、嘗辯論之、宗師唯唯、不答、時來報貴予詢之、方知皆公諸嗎、後予將千、由浙文衙歷官巡撫、爲李公扮師迎舒此事前並之欲跡如此、予再從其詢之、禮意甚殷、極口於許。絕不道及貽予二十年。列聚於落、文字而論此實。

壬午十月二十二日。臨阜戴應昌字孟含中式歸邑

備子與德聚堂會亭、俟縣官迎出東門十里。再赴公

宴。相傳昔年程敦教鄉指、值本縣宴科舉、程公階前

附斟滿一爵云、諸兄能决科者飲此。程循懸登捷飲、

程公曰、兄果爾爾、老夫當出郭迎十里也。程公中式

歸。坐添山舖、不北宴、爲致此意、程公曰、我幾殆之矣。

繇由迎本縣隨行、今相沿爲例。然亦陋矣。

天啓壬戌狀元文公震孟、未及第時、以孝廉作教。事先

聖、備極誠敬、則進脩禮、儼然如在。春秋丁祭、則斂齋潔

祀。凡籩豆之類、無不先期躬親滌濯。如是者三年。一日

丁祭。見龕聖谷中伸一巨手取芹菜而起。見者咸驚神

與。次年公遂及第。錄異

建昌斯孝廉。始赴省試。夢神謂曰。臬司掾某爲汝座師。醒大不樂。曰。試何與臬司。且掾何爲者。此不祥兆也。入省。訪臬司。果有是掾。因與往還。致殷懃。掾亦不省夢所謂。揭曉前一日。監臨以藩司掾與榜。恐貽弊竇。忽召臬司此掾入填名。至半。忽二房文爭卷。一曰斯某卷好。監臨曰好。掾遂填訖。一曰其卷尤好。監臨曰果尤好。掾曰已填斯某矣。曰。汝知是何斯字。曰是斯焉取斯斯字。監臨曰竟非天定。遂照平。蓋掾因往還熟姓名也。此見夢也有故。不獨其言驗而已。耳談

何家宰巡撫貴州。未第時。夢其父曰。汝功名在朝天

宮某道士身上。覺而信之。訪其人言交契。既而詳叩金陵塡榜。即某道士也。試官祈卷判位名。方錄其姓欲易之。而道士開唱名時。已直書其姓名矣。遂得不易。與此事類。

順治丁酉科。以江南試場榜發。諸生哭於文廟。有以肖題作成語說趣之者。其詞曰。命意在題中。輕貧士。重富翁。詩云子曰全無用。切磋琢磨。往來要通其斯之謂方能中。吉諸公。方人子貢。原是貨殖家風。上聞并北場皆嚴處分。雞窗剩言

壽州棠甲。丁酉中式第七。後緣事改名潼。入學補廩。康熙戊午金陵鄉試。語同寓休寧戴錫蕃曰。吾夢場中首

題。是點爾何如一節。併囑其從遊王宅三。王鑑。各作一藝。戴以舊題熟擬。未必出。當之。是科首題。抑為之不厭三何。蓋用驗也。越三年辛酉。二王復科舉。戴又與同寓。因閱其師稾。則去年七月作在京。是科首題。果點爾何如一節。出場時。二王相告以為異。是科戴中副車。懷秋集

楚士某。常受人謂曰。號舍居右者中。則汝始中。而歷科無居右中者。及尚長途窮。彼爺猶進。而要不已。而人稟。間居右者文稱。皆然不肯。則大哭曰。此生其休矣。因信筆直作七藝胎居右者。是人尚謂若已。妨其悲門出。而亦為嘹傷。果然是人當蹙。已中下邀解元。榜出。果前中。

而士解元中後，赴入貢禮部，名與士輒。可試

順治丁酉科，豫章一士子，入闈中，作文繕寫已畢，甚覺脒意，忽見蹴踘跳舞其前，曰：汝今科狀元也，可書狀元二字于卷尾上。士子大喜，提筆總書一狀字，睡思倏以手反撥，印於卷面而去，此卷因是不得謄進，蓋士子顛書丈筆也。觀[illegible]偶筆

嘉靖間，有南人劉勝龍者，設帳永平灤州，入籍中北直鄉試，以冒籍被攻，除名，隨入南籍，中南直鄉試，以在外年久，又被攻除名，乃自叩闕請命，准在何處考試，隨棠來有批云：狀元天下有，兩聚世間無，准為進士。平癸亭閒筆

談薈

壽考

富貴我所自有所不可知者壽耳壽誰主之禪壽則御天矣若夫坐享大年而名不傳於後世焉又當別論

商伊尹壽百有五歲。卒於仲丁之世。見竹書紀年。周太公壽百有十歲。卒於康王六年。見金石錄。漢竇公本魏文侯樂官。至漢文帝時二百八十歲。見懷麓書斷。魏羅結壽百三十歲。趙逸五百歲。見北史。唐李元爽一百三十六歲。見白樂天集。蔺沈長生北郡劉玄儁。至李特府一百三十餘年。嶺南難窯老翁。年二百餘。宋蕭定百三

十餘歲。猶橫縱捷身。見蜀志。然則彭祖之壽豈誣哉。

蕉外集

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歲餘。相與鋤禾莠。往拜而三問。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室內嫗粗醜。二叟前致詞。夜飯減數口。下叟前致詞。暮臥不覆首。善哉三叟言。所以壽長久。客中閒集

高皇帝召耆老謝恩。而崑山周壽誼居首。年一百十三歲。賜宴及鈔幣。天順中。召京師人有四歲始大中入見便殿。賜宴。順天府賜冠帶襲衣。命禮部尚書姚夔建其第賜之。成化中。鎮江滎黎牧所千戶宋政曾祖年一百歲。而終。眠今一百二歲。父鎬八十二歲。見作三代。皆以

千戶致仕。詔全錦俱進階有武將軍、各賜羊酒白米二石。以治中青州毛鵬年百歲。而孫灝狀元及第。有司爲築人瑞狀元坊。盛事也。（皇朝盛事）

崑山周壽誼年一百十三歲。生於宋而歸於洪武六年。子孫皆有百歲。家建世壽堂。六世孫震正德中令鄒陽。出世壽卷士大夫多題詠之。（中洲野錄）

劉忠安公淡天順初年。年八十二休致。其弟克恭克寧克誠皆年踰七十。蒼顏白髮。燕樂一堂。遂扁曰壽愷。一時以爲盛榮。（騈除先記）

世言創毫不如刊毫。作賓不如老賓。此言老人雖聲嗜飲食。最年老之料也。此論未必然。其見數老人皆飲食

乎少。其說亦有理。內翰張茂而每食不過蔬飯一素託濃膩之物。絕不向口。老而安寧。年八十餘卒。茂而每觀人。必曰且少食無大飽。王晳龍圖造食物必至精細。食不過一器。食包子不過一二枚耳。年八十卒。臨老尤康強。精神不衰。王爲食兼食取補氣。不饑而已。俄生聚痰從川藥物消化尤傷和也。劉几祕監食物但淡。僅飽即止。亦年八十而卒。劉監尤嘗飲酒。每飲酒更不食物。爰少菜食而已。循州蘇侍郎每見人即勸令節食。言食少則臟氣流通而少疾。蘇公晚謫嶺累年。近六十而傳附亦康健無疾。諸什其方。由蘇公飲酒而不服藥。餌與客食未備已輪於飾。猶明送數者

工猗陽陰人。年一百八十。而肌膚綽約若處子。且善飲數斗不醉。常過胡孝廉元瑞。座間。尚出諸名流贈章求題。元瑞為作長歌。所謂自言今年一百八十、九朝著華髮心膽。高談弘正儼目睫。信陽北地俱見齒。則李少君為數百歲人。能識武君坐中九十餘老人。言與其大父遊射處。及齊桓公時銅器。信有之也。而好詞賦。遊五嶽則又奇矣。耳談

巴陵老人。年一百八十歲。誕日山中人競舉觴。鼓吹喧沸。遊楚直指毛公過其地。問之則知其故。因屏騶從備騎詣之。人見繡官至。皆奔避。公曰無然。吾謁壽星耳。然主者數人。皆龐眉皓髮。叟則識是老人。數人對曰。家君

尚未出。無皆其子也。及老人出。顏貌益衰。酒數行。老人
問曰。大人何名。曰我名伯淵。老人曰渥矣。我少時有劉
伯淵者。爲我命。題數語紙上。曰汝一百八十歲。有人與
我同名字。是人來。汝謝世。因返舍沐浴端坐而瞑。公亦
嗟嘆而返。楚萬戶劉子才條談。吳中大中丞徐公祖母
熊太宜人。年百歲。藩司爲建百歲坊。其祖太守公。年九
十二。曾祖前妣年各九十三四。一門上壽。古所罕有。而
余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刻堂下。又難史中丞父南山公。壽七十。飲
食房帷如常。其於百歲。不必若不可上矣。仝上
洛陽劉太師健。初生月餘。有僧過其門曰。此兒七死不
死。過了四十。官至[illegible]鼎。壽過一百。後讀書古廟。一夕鼠

雨。敗絮纏體。明日方得出，一也。鄉貢入京。爲盜縛於雪地，凍餓幾死。二也。舟試場中失火。犯烈焰而出。三也。飲酒友家，主人恐客散去。鎖閉大門。一時火起。客多死火而得獨全。四也。傷寒死去三日而甦。五也。過海封王。舟壞，漂蕩幾死。既而得生。六也。一日晝寢。有猫過身側。爲霹靂震死。因驚死逾時乃醒。七也。是皆四十以前事。後則日賞封爵，孝宗朝以爲首相。正德二年去位。累朝贈秋，拜太師。年百七歲卒。或云年九十四。七修類纂，

范蜀公將薨。數日，鬚眉皆變黃黑。眉目偶然如畫。光彩兩淮公。自解組以來。參講出世之術。近幾年眼目昏花，不能見物。康熙壬寅年八十二歲。將易簀，神彩精爽。兩

目烱烱。通呼了姬龍賜視之乃嘉。此亦與范蜀公同。東坡嘗云不生塵心卷氣。故藍神往而血氣不衰。故發於外如是耳。梅窗小史

明山東掖縣人趙爓官吏部尚書。施翁姬。左都御史。所著孝廉 門顯蘇燿歸省時父母皆八十餘人咸以為榮。國朝刑部尚書李化熙長山縣人與翁李文熙。嘗河南道御史以其母百零歲請旌建坊。杭州後湖周機用亦百歲餘建坊于門曰。百歲壽母之門。皆而且壽通爲難得　靡草亭集

一家上蔡中宇太夫人尚氏年將百齡。尚視聽無恙。鄰里咸以爲人瑞

天聰三年。東巡至海州。閲視城垣。命葺其傾頽者。海州有一漢人。年一百三十歲。妻一百五歲。子七十三歲。其族皆耆舊。上聞之。命其父子來見。謂海州官員曰。此老人可令在廟中奉祀。以終餘年。勿得擾害。仍賜之牛種。

硯草介集

焚餘書

神童 四對別

小時了了豈堪皓首無成門曰後生可畏然業以養正當有可與貴者矣若夫終身榮枯往往定於片言對雖小技又何忽乎哉

顓頊十歲而爲少昊相帝嚳十五而爲顓頊相唐堯十五而爲帝摯相甘羅十二而爲秦上卿介子推十五而爲楚相鄭康成十五而爲都尉晉司馬元顯高齊倪十六開府輔政崔琰十七而爲苻秦諫議大夫子產十八而爲齊東阿守張緬十八爲漢淮南守賈誼十八爲博士終軍二十爲謁者。宛委餘編

方孝孺鬚髯戟，已皆屬文。雙眸炯炯如電，讀書十行俱下。日積寸許，見典冊所載聖賢名字，或良將相形貌，輒默記欣然。有願慕之志。鄉人呼爲小韓子。（玉堂叢語）

對偶之佳者，同志用四游，吾語吾臣。德數萬年，爲父爲母。平生能詩善顧般，長日惟消一局棋。有文事有武備。以酒爲湖，無智名，無勇功，惟與時諧。數點雨聲風約住，一枝花影月移來。細絲垂樹東風散，花壓欄干。今昔長，勸君更盡一杯酒，與爾同消萬古愁。天下三分明月夜，揚州十里小紅樓。梨園弟子白髮新。江州司馬青衫濕，臨川道上鴻都客，錦里先生烏角巾。條然下大樹樓板上地鋪。丈夫不學曹謠稀生

子當如孫行者。三光日月星。四詩風雅頌。對中
五行金木水火土。四位公侯伯子男。老鼠上梁樹。樊
梁落簑，蝦蟆入菱池。擒菱錯遲，尼姑田裏駛禾上。女
子房中抱繡鼓。和尚廟頭遲酒必是私沽。道童鍋裏
燒茶。何須催煮。先生飲酒，倒口便吞。謝書辦要錢
抽身即討。棋客看棋，看看看出好看。藥工員藥員員
真群能貴，蟫虹筆記
解學士縉，少年發解。及第後，諸館妓館。妓知其才名。
乃論茶一甌，而三分之以進，曰三分分茶。解解解元
之詩，解應聲曰：一朝翰能，行行行院之家，莫氏木、
解學士七歲時，一友人持其父影而至。解橫書劃書禽

歎。友甚不樂。於是續云。剛公之像。畫公之形。倉中之麟

歎中之麟。友笑而奇之。 堯山堂外紀

解學士幼。母孀居。苦畢荷儀欽。與許縣令。併係以詩。有他年誰有相逢日。好把春風拂舉頭之句。邑宰即指堂邊小松爲題。令再賦。應聲曰。小小青松未出欄。枝枝葉葉耐霜寒。如今正好低頭看。他日參天仰面難。宰奇之。遂彌其愆。 仝上

傅黃門凱。出使外國。道經仙遊縣。九仙祠。黃門夢麟有孺子歌云。青草流波火火灣。及入界。燕亭炊際圍王令王客者。請同黃河衛水三三曲。願天使爲我對之。黃門應以夔中錦闕上鼎盡以珍寶奇玩。學遺而還。懋

華有九曲，而彼國亦有三十六灣也。敘麥錄

永樂中，江南一太學生，論選京師。見邸間題云，客眠孤館，夢魂常到故鄉來；一日閣中傳旨云，人立斷橋，形影不隨流水去；生以對聯句奏對，得官。堯山堂外紀、

都憲鄰公維，巡江西日，方燬死欵，忽誦句云，水上凍冰水積雪，雪上加霜。一囚曰，谷中騰霧霧成雲，雲開見日，公稱善，爲減死。新登完記

于肅愍八歲時，衣紅衣，騎馬，有鄰人呼其名戲之曰，紅孩兒騎馬遊街。公應聲曰，赤帝子斬蛇當道。對詩

于肅愍幼時，其母梳其髮爲雙角，僧人蘭古春見之，戲曰，牛頭喜得生龍角。公仰對曰，狗口何曾出象牙。公回

對母曰，今殺不可梳雙角矣。他日古春過學舘，見公梳成三角髻，又戲曰：三角如鼓架。公又對曰：一兎似擂槌。古春送詣其師曰：此兒救時之相也。三異人書

徐晞爲郡吏，偶讀奇步庭堦中，見一鹿伏地，守云：犀北鹿獨宿。晞應聲曰：落西雞齊啼。守遂不以常禮過之。異林

儲巏初游州庠，不饒然庶學官，示以句云：路經紫酒簿大鍛，三將備矣。點應聲曰：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已而東應天鄉試舉第一，甲辰會試第一，比廷對擢以三元自期，閣耕則且自負，少師問二甲第一，旨遂斷

行檢孫文 [illegible]

楊文懿八歲時以奇童薦大宗伯姚夔獨器之疏補翰林秀才憲宗命內閣選師教之受業於黎文僖公成化戊子年十四中順天鄉試時已抗顏爲人師有文中子之風焉玉堂叢語

林泉人章字初文福清人七歲能詩塾師試題漢節。旄祭而就落可云伴從北海風霜度伴過蘇卿十九年。觀讀文公像云歇立藍關雪間徹茶嶺雲非干馬不進拔拔穗明君。塾師嘆曰此子他日必忠而有節者副朝詩集

袁相國履善六歲時與羣兒戲自稱小相公遇溪彭公見之出對云願爲小相袁即答云竊比老彭厥後相國

年登耄耋，竟言遂成讖語。一斯明酒

翰林舊有句云，賓之李西涯字訪東之，江朝宗字東之之賓之，適陳

啓東謁選矣，吳文定以扣之，答曰，陋也，待由也，由也，同

也。西涯爲之擊節。對聯

紅荷花，白荷花，何荷花好。黑蔗子，赤蔗子，甚蔗子甜。書

出關集

李西涯與程篁墩過采石，西涯曰，五風十雨梅黃節。篁

墩曰，二水三山李白詩。神童集

林莊敏公，九歲時，邑令謁其鄉人楊所先生，公侍側，有

白犬在門閾，楊所令出句云，白犬當門，兩眼睜睜惟顧

主。公曰，黃蜂出洞，一心耿耿只隨王。楊叟曰，公輔之器

紹興黃元。雲南太守復次子也。八歲詠胡桃曰。形狀如雞子。剛柔實未分。擘開混沌殼。正是一團仁。撈月曰。夢覺雞聲夜已闌。碧天雲靜月團團。玉人不學桃花面。淨洗紅粧鏡裏看。眞楷草隸。歌賦序記。及三場文字。無不精妙。弘治乙卯。張御史請照李東陽程敏政楊一清洪鍾事例送翰林院讀書。疏上。上召試。不如式。命還籍。充會稽縣學生。更名玘。乙丑會元。見山堂外紀

王文恪公年十二。能書。有以呂純陽渡海像求題者。公援筆書云。扇作帆兮劍作舟。飄然直渡海洋秋。饒他弱水三千里。終到蓬萊第一洲。神童集

王陽明年十一時。過金山寺。龍山公與客。酒酣賦詩未成。陽明從旁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樓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驚異。復使賦蔽月山房詩。隨應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蔽山堂外紀

楊公繼盛。鄉塾讀書。師出。群常爲迷藏戲。師歸怒曰。癡兒溺能爲對者免責。公曰。願雖濕名。師許字以女。三也八出

嚴嵩十二歲。遊郡庠。有提學爲何曰。王關千里。鄉心一片雨絲絲。嵩曰。余關九重。望帝闕。年來蕩蕩雨白眉潮事

施槃年幼而貧賤，張都憲張目之曰：戶如弓，張弓如弓也。弦弓，下弦弓。槃應曰：朝霞似錦，晚霞似錦，東川錦，西川錦。張即招與子同學。（堯山堂外紀）

嵩貞山槃，有對云：東棟為籬，截斷竹節成四束；閏門起屋，移多補少作雙間。槃見不亦喜為對。某郡巡按蘇松許御史戲云：北斗東御史，西人巡按南方。宋私對云：冬官夏侍郎，春日辦完秋稅。又一對云：嘔現作書，口內屬寔先生黑兩。朵亦屬云：鋪脚得快，掌中天地現金星。（某對棄書）

李公同督學江西，有士子適同其姓名。公呼前，出一對曰：藺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其人應曰：魏無

忌。長孫無忌。汝無忌。我非無忌。　壺山堂外紀
波公曰。衆破鳳凰見。佛印對曰。盧新鷺鷥飛。佛印曰。無
山得似巫山好。坡公對曰。何葉能如荷葉圓。子由曰。不
若何水能如河水清。[illegible]
殘茶賣茶棚下。溪西俞老人作聯云。足問任勞。胡不令
腴一息。眼前縱飽。亦當爲腹三思。其自詩六十云。非無
意。然求安貽後已定。何以知其必講。臍未令將。食足富
何之。天下無不是底父母。無父母日。方知世間最難得
者。爺兄有爺兄照不覺。當虹筆記
李時當以臘雞獨擅江南味。戲題言。言即席以謔譟能
茶蘇北來入喇汁西以臘雞繼嘴以饗客。次二公容能

所藉為戲。賁飯編

陳啟東震堤洲人。善屬對。人以蚯蚓剪蔗四字命對。未就。方沐浴。偶掛發心灑衛對之。壹蹤盆為啜。啓東訓導分水。一人過橋。云。分水橋邊分水吃。分分分開。啓東適而見之。續曰。看花亭下看花回。看看看到。皆其邑地名也。臨安諸參政浙藩。與啓東飲。見其樂妓戲之曰。隊教受教數顛髮。無法可施。啓東曰。臨大人滿臉鬍鬚。何須如此。臨公大賞歎。程步

一審官怒生員詞突出。對云。兩猿截木山中。小猢猻搖能作對。應聲曰。匹馬陷身泥內。老畜生怎得出蹄。對妙

古對以文字分合者。如飢鹿觸槐。甘作木邊之鬼。豫讓

吞炭。終爲山下之灰。開字多。未爲佳句。不若陳臥有心終是惡。蔡襄無口便成衰。二人土上坐。一月日邊明。半夜生孩。子亥二字難定。兩家婚配。己酉一日爲佳。近又聞有云。人曾作僧。人弗能以作佛。女卽爲婢。女又可以爲奴。公上

小字始於漢。盛於晉。如犬子對豹奴。又如桐君桂父皆仙人名。白兔三尺。皆獸名。姑惡子規。皆鳥名。子林臥子徵中。龍川爲名。俗吻對姑惡。古人表字柴翁子對紫翁。稚卿仁龍。谿樵隱

王公世貞幼見器于父。遂命作詩。輒云。少年醉舞洛陽街。將軍戰死黃沙漠。兒當以鐵償應試時處紙勝以貢

途擕縣，命予對，八歲兒童，豈有登科之志。予應云：三年綠蔭，科無報國之心。予怒其詞慢，故借音以誚之。又一日遊予於途，復召試對，雞鳴犬吠上硎齋，予對曰：鳳舞龍飛識太張部守蕭公知之，方入試，公問曰：童子能對抑亦能詩乎，曰：能。曰：汝詠童子乎中華，予應聲曰：華與大人同，今日能擢縣，他年定着紅。蕭公大賞，館以予文。薦之學使，列名庠校。彭水縣集

李齋召入內庭，遊門西中，賦同神童聯句，李齋曰：天子門前崔錄業翰林孫公承恩六歲，與一齋公指紅燭試我，予答云：色似朝霞，光同夜月。與歎曰：此華國之瑞。洪舍人錄四歲，爲大書，憲宗召見，命書聖壽無疆，錄號筆

不下。上曰。汝容有不識者乎。鍾頓首曰。臣非不識。第此字不敢於地下書耳。郎令內侍舁几一擫而就 全上

王侍郎道亨。年十二。咏古檜云。浮踞何代建。峭拔入雲端。絕頂登臨處。摩娑舉斗寒。劉中行見而奇之曰。寇萊公舉頭紅日句。或不過是。全上

有才士偶成一對云。冬夜燈前。夏侯氏讀春秋傳。久求有對者。後請乩仙。即與此聯之方對曰。東門樓上。南京人唱北西廂。[illegible]

芙樓節

閨中異人

女主乎內以靜不越閫為賢婦尚與後獨自嬌

天補石來異者多矣若摘其近以娛覽眉

漢曹大家班昭續成漢書，從蒙時師氏，封號成夫人。秦竇滔妻蘇若蘭，齊劉孝綽三妹，陳女學士袁大捨等。秦在進時□文若，唐女學士宋若萃若昭若倫若華若憲。閩閫內妹為不櫛進士，婦人能文者斷不勝舉。要當以蘊若蘭為冠。嵐虹筆記

唐三原孫姓，號張夫人，夫死，紡夫事郭汾陽。七十二歲，仍生二子，百餘歲卒。李抱玉青衣石氏，冒封國子祭酒。

隋室既受周禪，極成通歸田里，可謂節矣，而終失身於僭僞之朝。金謀立邦昌，秦檜抗言見執，可謂義矣，而終誤國於渡江之後。王莽篡漢，其女爲孝平后，稱疾不起，守志終身。曹丕篡漢，其妹爲孝獻后，以璽抵軒，涕泣橫流。楊堅篡周，其女爲天元后，憤惋不平，形於辭色。徐誥篡吳，其女爲太子璉妃，聞呼公主，則涕泣而辭。司馬炎篡魏，其叔父安平王孚，自稱有魏貞士，不預廢立之謀。武曌篡唐，其姪安平王攸緒，棄官不受其賜，結廬嵩山。朱溫篡唐，其兄廣王全昱，責其滅唐社稷，知有覆宗之禍。此三以上四婦人者，不墮其親，可見天理人心之不

女學士孔貴嬪也。女校書唐薛濤也。女進士宋女郎林妙玉也。女狀元蜀黃崇嘏也。崇嘏臨邛人，作詩上蜀相周庠，庠首薦之，攝府縣吏事，精敏，胥徒畏服，庠欲妻以女，嘏作詩辭之曰：一從拾翠暫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鏗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具述本末。乃嫁之。傳奇女狀元春桃記。蓋黃崇嘏也。升菴外集

獨孤信三女。俱爲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長生周武帝。次生隋煬帝。次生唐高祖。猗興志

晉王李克用妻劉氏夫人，常隨軍行，至於軍機，多所取益。（北夢瑣言）

女子爲女官者，女侍中，後魏元乂妻胡氏，齊高岳母山氏，趙彥深母傅氏，南漢盧瓊仙，女尚書，魏明帝選知書女子爲女學士，宋孝武朝韓蘭英爲女博士，女子爲男官者，女將軍，晉王廞起兵，徵淩丹孔氏年百餘，以爲軍司馬，廞復以己女爲貞烈將軍，唐行營節度許叔冀，以衞州女子侯氏，滑州女子唐氏，青州女子王氏，歃血赴義，奏授爲果毅，陳女向瓊鴻爲契丹讓化將軍，所大繳十人，女子乾預文者，齊陸太姬，司綸綍者，唐上官婕妤，女子詐爲男子而有官位者，有參斷韃錄事，黃崇嘏，以降

蕭林奴玉之外。又有朔方兵馬使御史大夫孟氏。（宛委餘編）

女子善將兵者。趙陀同時有保寧冼氏陳氏。又有馮寶妻冼氏。封石龍夫人。明石砫司土官秦良玉。作賊者。漢交趾女徵貳徵側。反據嶺外六十餘城。唐睦州女子陳碩真。以妖惑衆二州。明永樂時唐賽兒反。（雜俎剩言）

苻王蘇女爲正列將。衛朱序母守襄陽。築夫人城。唐鄒保英妻爲誠節夫人。王氏女殺賊爲奇義夫人。荀灌女拔圍請兵。古玄應妻高守城。封狗忠縣君。平陽公主起兵。號娘子軍。（儒虬筆記）

韓氏。保寧民家女也。明玉珍亂蜀。女恐爲所掠。乃易男

子餙。從征雲南。往返七年。人無知者。後遇其叔。一見驚駭。乃携歸四川。人皆呼曰貞女。焦氏筆乘

黃善聰金陵淮清橋人。年十二。失恃。有姊已適人。父販線香為活。憐善聰孤幼無依。詭為男子裝。携之遊廬鳳間。數年父亦死。善聰變姓名曰張勝。仍習其業。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不知其女也。約為火伴。同寢食者踰年。恒稱有疾。不解衣。夜乃溲溺。弘治辛亥正月與英偕返金陵。年已二十矣。往見其姊。姊言我初無弟。安得來此。善聰笑曰。弟即善聰也。告語其故。姊怒詈之曰。男女亂羣。辱我甚矣。汝雖自明。誰則信之。拒不納。善聰不勝憤懣。泣曰。妹此身苟涴。有死而已。須令明白。以

表此心。其隣有穩婆。姊呼驗之。果處子。乃相摟慟哭。手爲易男子裝。明日女來再約同往。則善聽俄爲女子矣。女大駭。問知其故。怏怏如有失。歸告其母。其母賢之。聘女猶未字。門爲求婚。善聽不從。曰。妾竟歸女。保人無疑乎。女親隣與相勸。則涕泣横流。所執益堅。傾都豔傳。以爲奇事。嚴衙聞之。乃助其聘禮。判爲夫婦。仝上

節孝婦朱氏。洪武初年戍金齒。奉姑偕行。過盤江寺遇題詩郵亭壁上。訴其流離困路之情。今雲南永昌城西有碑樹祠祭御史黃中題其碑陰焉。祠則御史陰汝登建。其詩云。郵亭咫尺堪投宿。手挽艱姑憩茅屋。擬漸就地旋鋪攤。步隨相向禾蔭哭。傍人問我來何方。俛首哀

哀許秉由。妾家祖居金華府。渤道曾爲上千戶。與魏運聚大都冊。金牌勅賜雙飛虎兄弟勝迹在山林。立志從文不從武。今朝玉堂宋學士。亦與妾家同一譜。笄年嫁向衢州城。夫婿好學明詩經。郡縣子史遍搜覽。志欲出仕題茶生前各部見総文從辭親千里走神京。丹墀對策中殿舉騎背飛報泥金名。承恩拜除開州官。飄然蕭衙門南行到官大發號令數姦把奸頑盡除捕日則升堂治公務夜間點燈理文案。守廉不使纖塵污。桃法致遺像依慈府常護家官紳禁祭陀來恍有誰訪。際行裝蕭無錙銖惟有舊日將夫書城中父老泣相送道傍開者感嘆陷彼時微職動念前。妾夫自料無從辨經句苦

打不成招，賭爛家人莫送飯，空叫餓死囹圄中，頭旗原糟來批封，當時指望耀門戶，豈期一旦翻成谷，親鄰憐妾貧如洗，飲錢殷勤餞行李，伶仃三口到京師，滾台邊軍戍金齒，阿弟遠送龍江邊，臨岐抱頭哭向天，姊南弟北兩別痛，別後再會知何年，關衛來選子病倒，求醫問卜皆難保，武昌城外野坡前，白骨誰憐蘿青草，初然有子相依傍，身安且不憂家業，如今子死姑年高，縱到雲南有誰望，八月官船渡常德，促裝登途慘行色，客林日暮鷓鴣啼，聲聲叫道行不得，上山險如登雲梯，百戶發放來取齊，雨晴泥滑把姑手，一步一仆身沾泥，晚來走向營中宿，神思昏昏倦無力，五更賬熱起身遲，飯鍋未

熟旗頭遍翻思昔日深閨內遠行不出中門外融融日影上欄干花落庭前鳥聲碎翦影斜簪金獸爐香雲縷髮蛾眉嬌綉床新刺雙蝴蝶坐久尚快捺鍼能豈知一旦夫亡後萬里迢遙親走中途日暮姑云饑欲丐春姑答與口同來一婦天台人情僕薄似秋容雲喪夫未綵三十日盡箭重嫁蕭郎君面色紅裙綉羅襦終日騎驢泥上道穩坐不知行路艱攜鞭笑指青山小取歡但感新人心那憶舊夫悲啼淚呼嗟風俗日頹廢盡大義氣衰余妾心汪汪淚如水寧受饑寒不受恥飛囘欲葬江魚腹姑存米飯求免死前途姑身少康健辛苦奉姑終乃怨嘗云寡衣縮紙三捷下何慚見夫面誰憐傷

心淚如雨咽咽垂頭不成語道傍見者爲淚心隕殺
啼叫何許。鐵崖志

洪武間粉封滇中武定府土官地法权妻商勝爲武定
府知府。通記

靖難後誅僇臣僚。妻子發教坊。或配象奴。有一烈婦題
詩於衣帶間赴武定橋河而死。或云松江謝氏婦。籍沒
給配象奴。詩曰。不忍將身配象奴。手提麥飯祭亡夫。今
朝武定橋頭死。要使清風滿帝都。列朝詩集

正統間。賈襄毅公忠。以隨駕陷於邊鎮。因善一胡婦。婦
曰。若欲歸乎。公曰。固所願也。婦曰。吾頗習途徑。與君俱
往。隨戒餱糧。同公潛行。行月踰半。婦曰。此去邊關。尚須

四日程。度所齎糧不足供所入。且其入關必多盤詰。往則借幾日。前途遊騎漸少。逢彼甚易。請從此別。遂以糧授公。貴自刎死。公急救不及。悲痛彌行。甫抵關。枵腹已一日矣。乃祀貴於家廟。（慈果）

夜游者。婕人婦也。正統初。水北犯境。至順寧。鄰男女與敵。背北夜游手持尺劍。殺其酋十餘騎而歸。（名勝志）

歸安女倪氏。許聘陳敏八。敏八從軍不返。訛以死聞。倪矢志不嫁。越五十載。而敏八歸。始成婚姻之禮。女年六十一。夫年六十八。兩人霜雪盈顛。人號白頭花燭。此儘事亦韻事也。（湖州府志）

景東府治東有翔鳳山。山上有陶姓世居其麓。正統間土

知府陶貴攀職，伯馳川叛，繼入境，贊祖母阿𡠀率所部禦賊，斬馘甚多，境土以安。朝廷命進攀為太淑人。貴東府志勝

文紹祖，福州福清縣人，有子與柴公行蒙契，既問名，柴女忽中風，紹祖欲更之，其妻大怒曰：我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久長，悖理傷義，是為速禍。因勸紹祖仍娶柴女歸，次年紹祖子登第。柴女風疾亦痊，生三子，皆登第。臣鑒按

登城楊女為李姓婦，諱兵陷南昌，小校王某掠歸山東，婦曲意事其妻，甚見憐，生一子矣。校家漸落，從軍去，婦諗語妻曰：吾故夫大家，先世遺厚貲，嘗以金珠數斛，瘞

姬寄室。今夫死妾擄。棟宇皆燼。使得發埋貲至此。何患不富乎。但非妾親行不可。此呱呱何堪久擲。妻大笑曰。若子吾自撫之。乃釋笄雄辮。靴稱腰刀。從兩健兒躍馬而南。渡錢江。去家數十里。止逆旅。以醇酒醉兩健兒。夜起戕之。馳[illegible]里。以策撾家門。坐索故夫。夫出。匍匐不敢仰視。撫泣曰。妾非他。被掠楊氏婦也。具述易妝巧脫狀。縣官為給牒奬詩。紳士歌詩美之。叢書

女學士沈氏。名瓊蓮。字瑩中。烏程人。世傳富民沈萬三之後。有廷禮父子。皆仕於朝。沈以父兄之素。得通籍掖廷。嘗試守宮論。其發端云。其奚秦之無道也。宮豈必守哉。孝廟悅。擢居第一。給事禁中。爲女學士。弟濤官通判

即姚試符詩者也。今吳興人呼爲女閣老。傳其宮體諸詩。時人以爲婕妤花蕋。不足多讓。 列朝詩集

白母者。山陰葛氏女也。年十六。歸白公璧。公素弱。母爲善綱節。使讀書。成所學。成化中。以進士爲分宜知縣。母與俱往。其明年。公病瘍時。而庫所貯銀尚數千兩。縣境有因饑作亂者。聚徒百餘人。將刼取之。縣無城郭。寇會卒及門。諸僚丞與其妻孥俱棄署走。匿他所。毋獨分率家人。力拒其兩門。乃始遷公別室。與其銀汚池中。着公之服升堂以俟賊。賊至。則陽爲好語相勞。出其所私藏敘班衣服諸物。以與賊。賊謝而去。而不知陰已表識之。用是捕獲。 徐文長集

廣東按察使唐彬。有女七歲。於衙前手植荔枝。弘治間嫁山陰進士張景琦。生子元冲。陞廣東副使。同往。再歷按察使。又往。凡三到。後人立三到堂誌之。既而孫一坤復任廣東按察使。接武是職。珊瑚網

應輸妻李氏。名妙惠。有貞操。弘治初。盧會試不第。留京講學。有同姓名者死。誤傳至家。會歲饑。父母憐寡。强以聘江西新淦巨商謝能之子啓。李自經者再。不得死。迫歸謝。謝繼母亦揚州人。李懇乞為婢以全節操。啓不得犯。李侍州不離。啓先載鹽抵江西。母與李繼歸。舟泊途山。母與李登寺酬願。李題詩於壁云。一自當年折鳳凰。至今消息兩茫茫。盖棺不作横金婦。入地還尋折桂郎

彭澤曉煙歸宿夢，瀟湘夜雨斷愁腸。新詩寫向金山寺，高掛雲帆過豫章。署其後曰，揚廬翰妻李氏，戳。既而廬舉進士，以修實錄差往江西，過揚州，知李已歿，登金山寺，見所題詩而泣。及至江西，訪鹽船多艤河下。敕隸誦詩，往來鹽船間二日，李聞知，喚問詩從何處得，隸告以故。李驚喜曰，吾夫尚存耶。密約暮夜以舟來迓，盎恐明言之則醜揚不雅也。是夜，果附舟畀至廬寓館，爲夫婦如初。蓋李歸謝二年，貞操益勵，謝母亦爲護持，以遂其志。及是歸廬，毋亦嘆異。堯山堂外紀

張紅橋，閩縣良家女也。居於紅橋之西，因自號紅橋。聰敏警[illegible]文，豪右爭欲委禽，紅橋不可，語父母曰，欲得才

如李青蓮者事之。於是操觚之士。咸以五七字爲媒。邑子王恭。自負擅場。一盼而已。都不留意。長樂汪倆。賃居東都。竊見其豔起。寄之以詩。怒其輕薄。深居不出。倆悵快而去。倆之友臨濟林鴻。道過其居。留宿。適見張焚香庭前。託鄰媼投詩。張捧詩爲之啓齒。援筆而荅。媼將詩質鴻曰。張娘子案頭詩卷堆積。曾未揮毫。今爲和君詩。試所爲有鴻人喜過望。使媼道殷勤。越月餘。始得命。鴻遂命其家。以外室處之。自是唱和推敲。情好日篤。倆盛氣訪鴻。求張一見。張愈自匿。倆密賄侍兒。潛窺鴻與張字。作咏孔雲長二詩調之。張愈怒。倆知其意。乃挽鴻遊三山。越數日。鴻歸。夜至所居。張方倚欄而望。鴻獻三絶

句。擬倚和焉。越一年。鴻有金陵之遊。唱和大江東一闋留連惜別。又明年。鴻自金陵寄趙孫見一闋絕句四首。張自鴻去後。獨坐小樓。顧影欲絕。及見鴻詩詞。益感念成疾。不數月而卒。鴻歸遂往訪之。張已卒。失聲長號。傷慟之際。忽見妝頭玉佩玦懸一緘折之。有蝶戀花詞。及七言絕句。鴻哀怨不勝。賦哀詞解之。遂紉擲一慟而絕。列朝詩集

正德中。古杭清平山巷趙家妻黎氏。生二女。庚辰春。黎攜二女觀燈叢祿中。少女為惡少掠去。賣臨清沈鵬。操名青樓。號賽濤。以詞翰能賽薛濤也。長女歸劉子文。子文為吏赴京。道臨清。見賽濤貌。肖其妻。詳目久之。因劉

宿遷。問所從來。秘不敢言。偶檢故書中。得詩一紙。子文讀之。乃告其故。訟之官。攜歸父母。仍以妻濤歸子文。有曲江修禊集。皆賽濤詩詞也。今上

海上君。妻東人。秀才沈承妻也。承字君烈。有雋才而夭。濤爲詩百首以弔之。臨卒。値君烈忌辰。酹酒一慟而絕。哭夫詩錄十首。海內風流一瞬間。彼蒼難問古今爭。哭君莫作秋閨綺羅綠歌鈸板聲。上帝徵賢相紫霞。賦樓何足羨君身。俯看人上原來小。夜取兒曹學道人。鍼骨支離點觸波。自惜不將微賤命。將人漫說雕蟲技。從那堪雖一片心。碧落黃泉兩未知。他生幸有斷言期。情歎欲化山頭石。飄盡凝愁不斷腸。獨上荒城落日沉。家

孫漱帀接寒聲。恍疑廊下出吟句。逝憶斯創漢畢精本
次餘居接葬蕭。魚喧米鬧晚來洄。洄梁日暮行人少。猶
登君歸過板橋。見幼應知未識予。予從汝父莫踰斯。今
生。汝父無孫見。好向他年識父書。少見結局賤浮名。画
首吞嗟一未成。還得八句乘。自父淚枯老眼欲無聲。他
人哭我我無知。我哭他人我則悲。今日我悲君不哭。先
離帷觸見便哀。沉沉夜鬱燃幽炷。探入松根逼䆪處。風
淒月苦知者誰。夜與山前行人語。名苑詩歸
嘉靖間。常熟沙頭市女子季貞一。少有夙慧。其父老儒
也。抱置膝上。令咏燭詩。應聲曰。淚滴非因痛。花開豈爲
春。其父推墮地曰。非良女子也。後果以放誕致死。仝上

嘉靖宫人張氏早卒。瘞於宫後。宫例。凡瘞者必索其身中。得羅巾。有詩以聞於上。上傷之。以宫監不早聞。杖殺數人。詩曰。悶倚雕欄強笑歌。嬌姿無力怯宮羅。欲將舊恨題紅葉。只恐新愁上翠蛾。雨過玉堦天色淨。風吹金鎖夜凉多。從來不識君王面。棄置無情奈若何。南寧伯毛舜臣在南京留守。剛掃舊內。見別院牆壁。多舊時宫人題詠。年久剝落。不能盡識。其一首云。縹緲蘭仙子。書末二句稱存之。寒氣逼人眠不得。鐘聲催月下斜廊。字極遒麗。辭意凄怨。可想其孤眠片月思。袁山堂外紀

閩有美然子。娶婦見其賢能。分理家政。何與其并舒舒矣。令之器論以出輕納重大小長短之法。其婦不貴思閉

辭舅姑。不願爲娼。才美憫然曰。吾家尚有田產。可供伏
臘。何遽辭去。婦曰。翁之所爲。有逆天道。妾他日生子定
不肯敗家。人謂妾之所生。恐被玷累。才美曰。汝言誠是。
當悉除之。婦問所用斗秤年數若干。才美曰。約用二十
餘載。婦曰。必欲妾留此。許以小斗量入。大斗量出。小秤
短尺買物。大秤長尺賣物。以酬前日欺瞞之數。才美感
悟。欣然許諾。聽其所爲。其婦後生二子。皆少年登第。回

彙錄

木生梴字元經。正德朝。以增廣入太學。嘗登秦觀峯。夢
老媼攜一女子甚麗。以一扇遺生。有詩云。煙中芍藥膩
臙脂。雨底梨花淡粉姿。小院黃昏人定後。隔牆遙辨麝

蘭杏明年入都。道出土橋。渡溪水。得遺扇於草中。異之。題二詩於樹上云。隔墻遙望綠楊斜。聯袂女郎歌落花。風定細聲聽不見。茜紗紅入那人家。異鳥嬌花不奈愁。湘簾初捲月沉鉤。人間三月無紅葉。却放桃花逐水流。永樂中。用薦爲工部郎。休沐之日。偕僚友同出土橋。偶憩田家。老嫗熟視其扇曰。此吾女娟娟手跡也。偶遺溪橋失之。何爲入君手。生對扇得溪橋。見二絕句。朝夕諷詠。得非君作乎。命娟娟出見。宛如夢中。二詩果生舊題也。其相歎異。遂爲夫婦。列朝詩集

閨詩多有帶英氣者。王季重先生女。題謝相如傳。有七寸小臣爲。若非大才。兩之似。一將聘其家叛。晉於塞從

洪承疇軍。其妻吳蘂仙送之一絕。萬里從軍急。孤身一劍愁。家園落日裡。莫上最高樓。亦有英雄氣色。後管杏設帳受女徒。終於尼。西臯外集

徐氏居湖之北關。父麗卿爲新安郡丞。以女許配俞郎俞紈繇兒也。合卺之夕。傳嫓媯媯對句而就寢。徐指二硯山句曰。點點楊花入硯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俞縮瑟不能成句。徐笑曰何不云雙雙燕子飛簾幙。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後徐氏卒。俞郎取其著作焚棄之。僅存挑燈二十一史。又悼志賦一首。梁鴻王凝妻諸贊。及讀離騷六朝隋唐史論數十篇。友人鄭邦衞梓之以傳。劉朝詩集

瑤華。字靈光，金陵曲中名妓，歸於新安汪景純。景純[illegible]俠氣，憂時慷慨，期毀家以紓國難。靈光多所佽助，景純以畏友目之。卜居白門城南，築樓六朝古松下，讀書賦詩。屏卻丹華。景純好蓄古書畫鼎彝之屬，經其鑒別，不失毫黍。王伯穀亟稱之，以為今之李清照也。景純在里門，嘗寄衣詩云：閉妾深閨惟有夢。憐君故國豈無衣。手寫詩詞，婉約景純，沒後遂不作詩，所著藏山樓稿，亦不存。卑非熊尤序然自負，靈光詩一出，皆閣筆斂衽。仝上

天啟元年，宣撫使奢崇明叛，石砫宣撫司掌印女官秦良玉勤王。秦氏世為宣撫司，兄秦邦屏、邦翰，援遼力戰死。弟秦民屏重傷突圍出，得歸。時藺賊厚遺秦氏，求共

珂。良玉斯使留銀，率所部精兵萬餘，同弟民屏及侄翼明，卷甲疾趨，潛度重慶，營於南平關，扼賊歸路，遣兵夜襲兩河，燒其船以阻賊東下，自率大兵沿江而上，水陸並進，又留兵一千，護守忠州，以爲犄角，移文夔州，設兵防瞿塘，爲上下聲援，後又大破流寇，女將掌兵，一時無兩。貞勝編

崇禎末，秦良玉自將兵三萬，援夔城，過夔一步，即其石砫司，守夔亦守家也。知綿州陸遜之罷官歸，巡撫遣之按行營壘，過秦，秦冠帶佩刀出見，左右男妾十餘人，然能制其下，視他將加肅，爲陸置酒數，曰，鄭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應死，所恨與邪同死耳，未幾賊大至，張

令被射死。秦石砫兵亦覆沒。秦帥見撫曰。事急矣。盡發吾溪峒之卒。可二萬。我自廩其半。半餘之官。足破賊土官家用一錢一帑。調兵者最急。餉以能飯者畢至。帝則掃境內出也。邵見嗣昌與己不相中。而蜀無見糧峒寨之人。詎可信。遂謝良玉。計不用。邵無捷春也。綏史

王二。本女子。順天京女人。年十八。父母攜之入京。易男子衣冠。鬻于廟。自旗德任。甲寅黔滇亂。德任南征。挈之往。盡瘁服勞。周旋戎馬之間凡七載。德任愛其勤。辛酉滇南平。大師凱旋。次江黃。而王二病。延醫弗瘳。一夕氣垂絕。主人辦棺具。易其衣。乃知為處子也。衆皆色然駭相與嗟泣。比雞鳴復甦。調治之。病愈。王知跡已露。請爲

尼土人許之。湖兵在楚者數萬。傳爲美談。嘗令其作佛事祝髮之日。送者如雲。孫明王二傳

四川石砫女帥秦良玉。帥師勤王。召見賜綵幣羊酒。御製詩旌之。有蜀錦征袍手製成。桃花馬上請長纓。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梨顛遺錄

崇禎四年七月。賊點燈子。自秦入晉。犯沁水縣。縣東北有竇莊。故張忠烈公銓里居也。先是。銓父尚書五典。謂天下將亂。築墻爲堡。甚堅。至是。五典已歿。銓子道濬道澤官京師。賊至。衆議棄去。銓妻霍氏。語其幼子道澄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不保。等死。死於家。不愈死於野乎。躬率僮僕守。賊環攻之。堡中矢石並發。傷賊

湛然。四日退其北道于攀生來之曰。夫人城、宗鬼　陰求

江蘇巡撫遣幹辦齎命與札赴北京。道山東。旅店樓上侍婢污其衣。怒甚。店生向樓罵曰。浪小婦。何污貴人衣。速下請罪。幹辦知其為妓也。怒稍解。比至。顏色妖異光焰動人。是夜遂挽枕席。四鼓起行。妓亦去。至前林。則鞭馬號痛手疾。幹辦訪曰。予來公從鄰。若欺我。禍將不旋踵。盜近前。巧談尖名。忽揭帽脫衣曰。認得老娘否。幹辦視之。夜來妓也。蓋告之妓曰。念汝枕上情。文書與手札俱還汝。然檢其命夫。幹辦反責店主。店主曰。旅客即識彼與汝前從同來投宿耳。知為誰乎。柳軒叢談

郁洪南京貴坊民劉陽女劉氏以哭母毀死。巡城御史

曹遷以關氏頗知女異於習女工。稍長二十七年，曾鄰偕避賊入深山中，遂不肯適人，毀齒自矢，不聽兩尊人悲慘。至七十歲，足跡不出閨門，日惟閉戶紡績，兼作女工，即至親比隣，未嘗見其聲色。本年八月，母張氏病篤，女湯心茶傳，母進食，女亦進食；母不食，女亦不食。至二十三日張死，女踊號前泣血，水漿絕不食。至九月初三日，女亦氣絕死。時異香滿室，人咸異之。崇禎長編

焚塵齋

譚屑

譚屑類淸談矣何焚塵之有非也村媪磨針何以借學事有不相謀而相師者是在其人

張湯之爲史而有張安世之子劉歆之爲子而劉更生爲之父許敬宗之爲祖而有許遠之孫韓侂胄之爲孫而有韓琦之祖信乎賢否不係乎世類故祖父之賢者子孫當思克紹前烈父祖之不賢者子孫當思克蓋前愆 稗史

兵部尚書班瑜衡州衡山人也明虎祖兵起首先勸進封忠誠伯後死召其子備襲爵以父在功罪之間不受

宋晟。定遠人也。以父開國襲都督。建文時通謀於燕。其子瑄。乃以力戰死於靈璧。瑞晟二君。有慨乃子。仝上

張弘範。張世傑。本兄弟也。而一爲元代宋。則於例乎。一奉宋抗元。志存社稷。比於諸葛兄弟又有間矣。林記家

王安石倡爲新法。而其弟安國非之。韓絳附會安石。而其弟維爭之。舒亶陰禍蘇軾。而其弟亶移書勸之。邪正相反。誠判若參商。若王處仲稱爲叛逆。而其弟竺法深。獨毅然遊方之外。此尤品之最卓者。虎餘

徐中山王。而有增壽之子。李岐陽王。而有景隆之子。增傳爲弟。而又有斷祖之見。何父子兄弟迴殊歟。鄭亭新齋

阮籍遺落世事。不謂嗣數。後教其子渾。則曰仲容成已

預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元延祖棄官反初服。將曰。人生衣食可適饑飽。不宜復有所須。銷灌闢撥斷。以為有生之役盡此。及戒其子次山雜。則曰見時遂時。故。時藏山反不得自安山林。勉勵名節。無近羞辱。古人父子相期。不必出於一途。說儲

李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令皆前為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慨然嘆曰。吾聞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其後卒及於禍。吳陸遜為丞相。子抗大司馬。抗子機為大都督。兢

軍二十萬。後軍敗。被誅。父子兄弟皆死。唐杜審權位至宰相。子讓能位太尉。平章事。讓能子曉。朱梁時爲禮部尚書。平章事。讓能爲亂兵所殺。三世爲將相。道家所忌也。漢之蕭曹。唐之房杜姚宋。身佐英主。手造王圖。而曹至子侀封。蕭五世絕祀。房齡次子遺愛與公主謀反誅。杜如晦次子荷。從承乾建大事誅。姚崇長子彝。次子弈。弈子閎。爲牛仙客幕府。見仙客疾病。邀仙客爲表薦弈爲相。仙客妻以聞。元宗杖殺之。宋璟六子。渾尚恕濟衡。俱以贓敗。廣平之業墜瑀。兩造之功。若郭汾陽。三四傳不復能振。蔣孫元亨。僅爲承奉教授。狄梁公曾孫兼謨泊帳漢。下兩侯王。宋相三。李文正公昉。文靖公沆。

文定公建一時名宰子孫相繼官達數世之後亦復有餘無一人在仕版者昔郭汾陽治第謂工人曰好築牆勿令不牢築者對曰數十年來京師達官貴人牆皆某所築今某死某亡某敗悲絕人自改換牆固無恙公聞之惕然即請老。雞肋編

有舉孝廉而為人子者魏武是大帝也狀元及第而為人子者夏主李遵頊也。續筆乘

郭霸嘗來俊臣糞穢俊臣鄙之宋之問捧張易之溺器易之鄙之閻朝隱為試后瘡疾以身代犧後張元一畫代犧圖以進后大笑鄙其為人趙履溫褰衫為安樂公主背挽犢車後遭僇人割一臠骨肉俱盡成敬奇省姚

崇於對崇浴訖。褫中置生雀數頭。向崇放而祝之。願令
公速愈。崇惡其媚。因此嫉何自而來。遂不復接遇。賓僚
貞詭事中貴。毋見亡人無鬚。誤為中官。必曲加承接。卒
不免放黜。明昇將投水而死。噫。彼蓋為諂佞可悅人耳。
乃輕則敗脈。重則喪身。冷眼覷來。可不枉了做小人。塵
石編

項王喑嗚叱咤。當是極粗豪男子。而流涕虞姬。臨亡不
舍。蘇子卿在胡齧雪。視死如歸。而不免娶胡婦生子。關
雲長忠肝義膽。可對天日。而啟曹公求秦宜祿妻。曹又
疑而自取之。趙閱道為鐵面御史。乃貼一營妓。令老兵
夜召之。又令人促之。范文正守鄱陽。屬意小妓。既去。乃

頌詩高飄介而取之此數公事。皆與其人絕不相類。當
是色戒未易破除。宋璟正色立朝。而著羯鼓。賦梅花。文
似柳風流人物。尤不可曉。（蔡中郎集）
袁忠徹以相名天下。有二婿。一爲盜死獄中。一覆舟死
於水。二女皆寡於家。忠徹每爲談相。妻必北云。莫能首。
月相女婿之目例在。曰吾能人相。不能天相也。（董[illegible]）
王廣津作相目。庭對一井。將天下寶玉珍珠投其中。浚
水共飲。李昌夔在荊州打獵。其妻獨孤氏亦出紅妝錦
勒。女隊三千人。魚朝恩有洞房門鏁。安琉璃板中貯江
水及荇藻。諸色魚蝦。號魚藻洞。段文昌富貴後。打金蓮
花盆。盛水濯足。韓翃出不所不足。元載寵姬薛瑤英。幼

脊香肌肉皆香處以金絲鄭塵稀李德裕好飲惠山泉自京至常州置水遞處者仁伐遠以駱駝負兩盛水載魚自給羊稚舒冬釀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使酒速成味美符則使小兒踞而張口承呼乎帽爲襄州日點山鹽一上油二千石不李倫則有紗帳茵褥婢供香藥劉宴謂汝入其內劉晏侍從數千悉然誦舜薦光殿賦韋陟饌備珍奇廚中所棄猶值萬錢宴公使家雖極水陸不下箸憾天地生財只有此數彼咬小枝不倒獨非吾屬乎雞蹠而來者乎後世自豪究皆禍不旋踵豈天道之惡盈抑亦人事之必然席元錄

秋於公之思親也衛聚白髮而侍立梁燮之恩兄輩

也。亦南董白誓而惟然，手友稱於草莽，取以事勤讚。

亦見性情合處。說雜

晉靈公刺客不殺趙宣子，漢楊琳刺客不殺蔡甲耶。晉

劉琳刺客不殺司馬楚之，唐太子承乾刺客不殺于志

寧，淮南張纖刺客不殺臧可求，西夏刺客不殺韓魏公

偽劉刺客不殺張魏公。此輩正自有人，劉失其事

前漢書表古今人物，其失也淆。新唐書表宰相世系，其

失也濫。犢三長如撫賊，猶有此失，別其他乎。全半

秋，獵處親為袁紹門人，而絕首於子者處也。開某其名史失

親為陸機之門人，而手斬機頭者闕也。附叙親為晉相

李崧所錄用，而構成崧赤族者崧也。之獄被崧族崧

何所折獄於勝權。斷之死兼門履道當疏。而甚骨不冰

留。彼執仇龍恩地。不辭其大焉。記書

剖冰而雙鯉躍出者王祥也。川凌而一魚踴出者王延

也。臥冰而魚子送鯉者楚僚也。抗禱河神而冰開得尺

許鱖者李道也。又然臘冬中得瓜以愈父疾。王虞靈中

得瓜以止母渴。孝思所感。動植之類。且以非時應之。彼

孝思求魚膾。仲冬思生地黃者。即叢容與以南而之

餘切有而猶不得以是孫信者感之神。不上

古之賢人。夫求必有所自微子感於中星顯于感中合

星與感孤星與喻感狼星求力則感歲星則生而真

星精者也。術說紛然。父神星巴進父王臣。星禽五行家於

天。則殁而成列宿者也。又如唐房琯爲永禪師。白樂天爲海中山王。宋晁迥都居天王。楊億武夷君。陳堯咨南庵主。張方平山藏院知藏。歐陽修神清洞主。韓琦紫府真人。富弼崑崙真人。王曾青草堂和尚。蘇軾陝右戒禪師。皆生而知前身者。蔣濟爲衡山伯。荀顗爲泰山君。劉聰須遮國王。韓擒虎蔡襄爲閻羅王。皆死而知後身者。

上

朱子綱目一書。字字麟經之筆。昔人臧鄒春秋不爲似諱。乃呂易嬴。牛易馬。何綱目竟不置一詞乎。且期年而書子政。既不期年焉。知非嬴氏之種。得毋恨始皇焚書坑儒。爲此論以快心乎。若牛馬之謠。乃魏時張拔石

圖所現。他物甚多。不止牛馬二種。何得以此定其為牛吏。獵與午氏亦係纂奪。世人不樂為辨之也。宋子作綱目。要非無見。（虹史贅）

杜子美客耒陽。一日過江上舟中飲醉。是夕江水瀑漲。子美為驚濤漂泛。其尸不知落於何處。元宗思子美。詔求之。聶令乃積空土於江上。曰子美為白酒牛炙脹而死。（劇談）

李白人傳其醉遊采石。從月而溺死。然今采石自有李墓。或云病死。另詳家譜。

元祐黨人之貶。蘇子瞻得儋州。子由得雷州。劉莘老得新州。皆取字之偏旁。則幾以遷客為戲。今止

文翁拔劍舉江神。而廻復水遂平。王遵姚鏐嵩金堤。而水波旋却。武肅命强弩射海濤。濤頭竟趨西陵。白沃史君以鞭指當湖。而東南一隅水至不波。精誠所至。足廻狂瀾。金上

張洪陽相公。見玉茗堂四記。謂湯義仍曰。君有如此妙才。何不講學。湯曰。此正吾講學。公所講是性。吾所講是情。遣愁集

予笑本賣文爲活。躬令室倒懸。言其無假借也。而語意不雅。味之愈佳。予寒家無擔石之儲。其作法言。躬人齎錢十萬。願載其名。予毅卻之。張知白守亳。亳富人修佛廟成。知白私猥修爲記。富人遺五百金。求修附名。修投

金庭下。曰。吾不忍以誣人污吾文也。彼曾書求米叢。非惟人品經庭。即其書可知矣。（稗史）

唐荆川曰。僕倜想宇宙間有二三絕可笑事。其屠沽細人。稍有一碗飯喫。死後必有篇墓誌。其達官貴人。略有些名目在世者。死後必有部詩文刻集。如生而飲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幸而所謂墓誌與文集者。皆不久泯滅。若盡存在世間。即使以大地為架子。亦安頓不下矣。倘悉付祖龍。南山煤炭竹木。盡當減價。（遣愁集）

金壇三茅靈觀。每年顯化。攝衆自陳罪業。耶酒斷迹。及湖賊猖獗。山頂千年宮殿。付之一炬。而山神不能杵伏。甲寅之亂。江西上清宮。亦為賊燬。說者謂天師但能驅

鄢懸。不能制生人。然數之所爲。豈易避耶。鷗升集

鄉里子自吳歸粵。利則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渡送者未至。於是舟汛於滸者以千數。鄉里子欲擇之而不能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也。俯視其傲蹇折檣破颿者。卽官舟也。從而得之。鄉里子仰天歎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爲官民與。則愛之者鮮矣。宜其敝也。郁離子後

宣德間。恣谿一縣令。初至任。謂衙下曰。汝問諺云破門刺史。破家縣令乎。中有一父老對曰。某祭只聞得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縣令爲之默然。西墅雜記

兵部尚書徐晞家居。新貴皆薄其出身吏胥。狀元柴鍾。

徐往賀。不得已往答。不與言。一揖而起。徐問狀元幾年
一個。笑答曰。三年。又問吏員爲尚書。幾年一個。無以答。
某同人入儒學。某指夫子像戲曰。認得這位老先生否。
晞曰。認得。這位老先生是不由科目出身的。落沚集

龔介菴祖錫由江南布政內陞太常寺卿。偕予修輯
賦役全書。館中語諸同事云。趙農部每與予面談。不
諱吏員二字。吾甚感其重。我若加意周旋。反成輕佻。

何淡所撰李克嗣墓誌銘贊曰。前數十年。士大夫多以
富爲諱。争自灑濯。以免公議。今閒人仕。衆必問曰。好衙
門否。閒人退。衆必問曰。有收拾否。且耀金珠。廣田宅。以
驕里閭者。世不以爲過。亦風氣使然。玉堂叢話

有牝雞啼者。主人令宰之。左右曰。此不祥之兆。何為宰雞。主人曰。是雞之不祥也。彼一啼而羅殺身之禍。於人何預也耶。莫氏入林

牝雞司晨。及雄雞夜啼。俗皆謂之不祥。余居杭時。雞忽夜啼。命宰之。三兒景行方幼。遽止之曰。信不祥乎。雞乃預報主人。是忠也。若不足信。又何為一啼而戕其命。余以其近理。遂從之。

凡遇奇異之人。奇異之事。要有定見。漠然不動。方無詿誤。江西舉人但調元素有文名。一日遊瓊州遇李某王某。講天文。尊信之。訝為異人。萬歷癸丑會試。調元首二場佳甚。葉臺山相國已擬為會元。及閱三場。問天文策。

對云惟海上李某王某可聘入彀定。葉大驚。亟點落之。朱平涵相國曰。但生瓊州之遊。特尋寃對。以阨其進取耳。余筆此以為見識易動罶之戒。蘇譚

趙清獻欲絕慾。批父母畫像於卧牀中以自監。趙康靖中歲。嘗置黃黑豆於几案。以驗善惡。歐陽文忠暮年。有小疾不服藥。只孤生習忘以卻之。文節攜枯木菴死心寮以為義養痾之所。伊川於室中置尖物。劉元城謫炎瘴。舉念絕慾。東坡謫瘴鄉。惟盡絕慾念。為萬全之良藥。古人克己工夫如此。座右編

漢張倉子百人。趙王彭祖子七十二人。唐棣王琰子五十五人。荣王琬子五十八人。延王賓子三十六人。曾玄

宗之孫。而玄宗亦有子三十人。宋徽宗子三十八人。張耆四十二人。杜子徽一百四十人。馮盎三十人。湧幢小品

梅梅林被逮。自謂宋以來少保當阨者三人。一岳武穆。一于忠肅。一自謂也。然胡雖有勞。要非二公匹。而汪南溟以戚南塘四之。戚本良將。以江陵波及。自劍門調廣西。不貶爵。與胡之被逮者又異。那可並舉。仝上

三代後。嘗言有三箇匠。一漆匠金安藏。一石匠安民。一漆匠楊瑄。士大夫有媿此三匠者多矣。嘯虹筆記